

青丰书信

高语年著

现代书局印行

高語罕著 ● 現代書局印行

青年書信



No. 2401

青年書信

實價七角五分

著作者 高語罕

發行者 洪雪帆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出版者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南京 福州 汕頭
北平 廈門 開封
廣州 杭州 鄭州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2, 7, 1, 初版

1933, 1, 20, 再版

8001-5000册

再版自序

我的書信體的文字共有四種：

1. 白話書信 一九二一年即民國十年印行，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

2. 白話書信二集 自己印行，一九二七年版。

3. 青年書信 一九二九年寫就，一九三二年印行，現代書局出版。

4. 理論與實踐 一九二九年寫就，一九三〇年印行，亞東圖書館出版。

雖然都是書信體的文字，牠的內容和時代的精神，卻大大地不同。白話書信是五四運動時代的產物。那時我在蕪湖辦教育，除了在

省立學校擔任教職外，又同幾位老朋友，如劉希平先生（已故）如盧王諸君，籌款舉辦工讀學校，教育皖南北窮有志的青年，舉辦商業夜校，教育蕪湖市的青年店員。當時夜校有兩個，青年店員來學都很踴躍。我在工校與夜校除了擔任規劃外，還從事教育的工作，白話書信就是我在這兩校的教材。工讀學校的學生後來多投考黃埔學校，在北伐的戰役中，很能作戰，在武昌城下從容戰死的曹淵（葉挺獨立團營長）卽其一人；商業夜校的青年，也都能自樹立。若有人問我平生最無愧作的事是什麼，我只有舉這兩件事以對。其餘雖在安徽教了多少年書，參加五四運動及其他社會運動，至今思之，卻沒有一椿不使我慚汗迸流，自容無地。當時我自自然也是一種民主主義的

大潮中的點滴，然而卻已包含了社會主義思想的種子，不過有點混亂罷了。這就是我的白話書信的內容。這本書是一種極平凡的小冊子，然而卻也就因為牠極其平凡，所以能通俗，所以能適應一般青年的需要，出版至今銷了二十七版，每版五千部，約十四萬部；此外北京、廣州、漢口均有翻印，至少也要與正式印行的數目相當，總計不下二十餘萬部。我的小小著作，竟得到如許廣衆的青年讀者，這是使我又慚愧，又興奮到十二萬分的。

白話書信二集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高潮中的產物；牠一方代表革命高潮中的蓬勃的興奮，然而另一方面，也就象徵這一高潮中之退落的必然和牠的錯誤的行程。牠含有當時極重要的歷史文

件，可惜因其牠問題，當時第一版五千部兩月而盡之後，就絕版了。就思想歷程說在我個人，比之白話書信，牠是一個進步。

青年書信是我脫離顯著的政治生涯以後，教幾個青年男女朋友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我自己寫的信，也有一部分是就青年朋友們的原文編入的，如劉飛雲與蔣學文兩君對於胡適的革命與進化問題（一三七頁至一八五頁），馬震寰與汪碧梧兩君對於西廂記與紅樓夢的批評（二一三頁至二二八頁）皆與我自己的意見有些出入，我對於革命與進化問題的意見，大致與王靈皋君的兩個思想方法的對照一致（參看神州讀書雜誌第二卷第九期）至於對於西廂記的紅娘的評價，我的意見與下面一段話相同：

「紅娘「胸有千秋，」「目無餘子，」只有紅樓夢裏的尤三姐和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足與比肩。世果有其人者，吾裹糧挾贄從之矣。至於張生、鶯鶯，則賈璉、尤二姨之流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又安足道。」（國文評選第一集拷豔頁一八亞東圖書館版。）

紅娘的爲人固可欽佩，而尤三姐的英姿颯爽，嶽奇磊落，她視賈璉兄弟如無物，比之紅娘之視張生、鶯鶯更鄙夷之不屑道，其胸中一股凜冽不可犯的威武不屈的精神，尤爲難得，此則馬汪兩君之所未注意者也。其實紅樓夢所描寫的女子，值得我們留戀的不止尤三姐一人。除了尤三姐，我第一就佩服鶯鶯。賈赦挾主人千鈞之勢，一定要

收她作妾。她嫂子聽說賈赦要她，喜歡得來報喜，「鴛鴦聽說，立起身來，照她嫂子臉上死勁啐了一口，指着罵道：

「你快夾着你那愁嘴，離了這裏，好多着呢。什麼好話。又是什麼喜事。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的丫頭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坑裏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就封了自已是舅爺；我若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

後來，賈母死了，她怕賈赦蹂躪，也就自殺。在那樣主人對於奴婢有絕對的處分權力的社會裏，像這樣消極的抵抗是值得我們尊敬

的。她固然沒有尤三姐那樣的喜笑怒罵，玩賈璉等於股掌之上的氣魄，這也因為她們所處的地位不同，一個是奴婢，一個到底是親眷。以上兩點，我應該表明一下，其餘我們的意見並無不同。以上是關於青年書信的話。

至於理論與實踐，則是通俗地敘述唯物史觀的文字。牠是在青年書信之後寫的。其中有兩點應當指出：一，有人說我拿周易、老莊、列各書的辯證法，思想和海格爾與馬克思的辯證法相比附，這是犯了時代錯誤的毛病。其實我並沒有把老莊的辯證法，思想硬派牠就是海馬的辯證法，我不過說是牠已伏有海馬兩氏辯證法的深遠的種子，猶之乎希臘的海拉克勒特的思想已伏有後來海馬兩氏辯

證法的深遠的種子一樣，似乎沒有把時代弄錯。二、關於形式邏輯的公式的說明，我是根據德文本普賴汗諾夫的馬克思主義根本問題並參考其他中文的邏輯學，把形式邏輯的第二律矛盾律，當做『甲不是甲』，復經季子來函指出，後來林超真君又給我查對俄文本和法譯本，法譯本做『甲不是乙』，而俄文本則做『甲者非甲』，但同時牠一俄文本則又做『甲不是非甲』，超真給我寫信說：

『關於「矛盾律」公式，弟回家參考三種版本，結果竟無一相同：』

- (一) 俄文本的「根本問題」做「甲是非甲」
- (二) 法文本的「根本問題」作「甲不是乙」

(二) 俄文本「費兒巴赫」上普氏的序言作「甲不是非甲」

弟意當以(三)條爲是，因在文意上說得過去，而又恰合於普通邏輯教科書如「邏輯概論」等所論述也。」

我當時又參考了中文的根本問題「甲是非甲」日譯本則作「甲不是乙」日譯本是從法文本出來的，而中文本則源於德譯本，故有此誤，結果，我們決定了從俄文本的根本問題（即普氏的馬克思主義根本問題）做爲「甲不是非甲」因此，我在理論與實踐（頁三三九）所舉的例子都應當改正略如下：

1 自同律，就是：甲者甲也。例如：

a 柏林爲德國京城。

b 『齊諧者志怪者也。』

2 矛盾律，就是：甲不是非甲。例如：

a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b 『你要讀書，休要賣柴；你要賣柴，便休讀書。』

3 不容間律就是：凡兩個矛盾的判斷，不能二者俱錯，必有一是

一非，不容有折衷的判斷，也不能有折衷的判斷；例如：

a 『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

不受非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讀者若是讀過我的理論與實踐的，請注意上面的修正。

這兩種書信體的文字，所研究的對象雖然不同，牠們卻都是大

革命失敗後一種反省，在我個人思想上是一個極重要的關鍵。二十歲入世以來，沒有一個比較穩定或較長的時間，給我讀書，一九二七年以後，始稍稍讀一點書，只以生活迫我，不得不天天做文字的苦力，加以根基淺薄，猛進未能，然而盡吾之力，孳孳從事，有所成就與否，繫於我主觀之才力者半，繫於客觀各種關係者亦半，是則不敢自信，然而也是無庸計較的。昨接現代書局來函，說青年書信未一月已售出一千五百部，其餘一半，開學後當更容易銷售，囑我將第一版中的錯誤改正，趕緊寄滬以便再版，因用附數言以告讀者。

著者，於佛蘭克佛，普羅恩吉斯村，骷髏印街8號，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

目錄

- 一 王一虎和他的家庭的書信(八通)……………一
- 二 田東魯與徐百泉的書信(七通)……………四〇
- 三 孫非祖與錢莫名的書信(七通)……………八九
- 四 劉飛雲與蔣學文的書信(六通)……………一三七
- 五 馬震寰與汪碧梧的書信(七通)……………一八七
- 六 畢特立與張一峯的書信(九通)

虎兒！

你到學校去了以後，你母親和我都放心不下，一來是因爲你年紀太輕，還不懂事，平常總是在我們跟前，一舉一動，一寒一煖，一飢一飽，皆有我們經管，現在你自己一個住在學堂裏，就全靠你自己留心，自己照應自己了，所以我們，尤其是你母親急得厲害。但是我一方面也很喜歡。爲什麼呢？你看我和你母親一天操勞到晚，爲的什麼呢？還不是爲的你們兄弟姊妹嗎？現在你大哥快要可以自立了，你大姊中

學也快畢業畢業後她自然也是自己去謀生活，用不着再靠我了，你今年既然進了初中，那麼我也希望你好好求學，學點技能相學問，頂多我也只能栽培你到高中畢業，你也要自己做打算了。因為我每年薪水除了家用外，並沒有多少餘項，你們兄弟姊妹的學費，真是累得我兩把汗流！你的弟弟天豹雖然只四五歲，然而也還要得我給他預先打算，就是你大哥和你將來畢業了，謀到事做，又能指望你們來幫助我嗎？哈哈！不想！不想！總歸，這些事也不要你們管，只求你們安心讀書，謹守校規，不要在外鬧亂子，使我們擔驚受怕，那就謝天謝地！

家中都好。母親的老毛病前天又發了，但不大怎樣，我的腰也有點作痛，這是身體衰頹的氣象，所幸我自己保護得好，還不大妨礙，你

大哥前天有信來，他說，今年畢業後，只要有銀行，或海關，或郵政招考練習生，他一定去考，他的志趣還好。你大姐，這個妮子，她近來也把頭髮剪掉了，弄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實在氣人不過，而且她又時常偷偷地買了一些不正當的書籍，如少女日記現代情書，和一些什麼咕哩咕嚕的小說來看，弄得言語行動都有點離奇，我還沒出口責備她，你不懂事的母親便和我鬧，便要袒護她這樣怎了呢？你再不要學她們，免得使我一點希望都沒有。

此信到後，萬望將學校的情形詳細告我，我今天並寫了一封信，逕寄你的校長錢通聖先生，托付他特別地照顧你，見時再給我問候問候。

父字。
民國十八年九月十五日。

二

親愛的父母親：

我到學校頭兩天簡直和我們的東大房的大嫂子初到我們家來的時候一樣，什麼也摸不着頭腦，而且從前雖在小學校讀書，然而還是在家裏住宿，在家裏吃飯，一下課就跑回家，學校簡直和我不發生什麼關係。到了中學堂來住宿，情形却大大地不同了。

第一，從前我是在阿爸，阿媽跟前過日子，饑也問阿媽，餓也要問阿爸，寒也問阿爸，煖也要問阿媽，現在呢，雖說離家不遠，然而總算是

我離開你們兩位老人家，我自己管理我自己了。俗語道「成人了，」這該就是成人的第一步罷。

第二，從前我在小學的時候，只要一回家，你們就要把我關在家庭那個牢籠裏，不許我出去和鄰家小孩子們玩耍，我周身的力氣熱勃勃的望外冒，冒不出來，真正悶殺我也。

第三，在家只是和大哥大姊弟弟們打交道，大哥，大姊出去進學校去了，那只有我和弟弟兩個在一塊兒玩了，有時弟弟病了，我便沒精打彩，陌生生地一個人坐在那兒，母親雖然愛我，爸爸雖然也不拘束我，然而我的世界好像同你們的世界是兩個不同的國度，那真有說出不來的苦楚，現在在學校裏真是好，同學的有兩三百，男的女的

都有。除了上課上自修以外，我們總是在操場上玩。有的時候是一大羣在一塊玩；有的時候，一小羣，一小羣，就是說，這裏三五個性情相投的在打鞦韆；那裏又是三五個合得來的在那兒打棒球。周身的血液都覺得一股一股地四處亂射，真是快活。有時候，我們還聚在一塊講外國話，開辯論會，討論本校的問題。我和一個姓張名陶成，姓胡名務本，姓汪名百年的三個最好。張陶成年紀頂大十八歲；汪百年頂小十五歲；胡務本和我一般大，十六歲。爲什麼我們頂好呢？一來因爲我們幾個頂窮，穿得也不好，戴得也不好，全校的學生，都看我們不起。那麼自然而然地我們就結在一塊了。我幫助你，你幫助我，有時我們一個被人欺了，其餘三個都上前去相幫，簡直同親兄弟一樣。

所以我請你們不要焦心，我自己只要有同學的在一塊兒玩我，就不會生病了。大哥，大姊我們也通過一次信了。小弟弟好麼？他要能趕忙地長大也和我在一塊進學校就好了。

爸爸你好！媽媽你好！

兒一虎
九月十七日

三

虎兒知悉！

來信寫了一大篇，只是敘你在學校怎樣快樂，怎樣玩耍，把我信上所說的話，一字也不提，這是什麼道理？

我和你母親爲你們弟兄姊妹也算盡心竭力了，爲什麼來信簡直一句都不關心到我們的身體，人家說「有子萬事足」我現在倒有點不相信了。

你我現在還是父子，又不是在西洋，像那無法無天的國家一樣，自由平等起來，怎麼你寫信給我，也就「你」呀「我」的幹起來，一點尊敬的稱呼也沒有，你在學校裏學的什麼？

家庭自是根本，學校不過暫居，看你的來信簡直把學校看做天堂，家庭看做地獄，那末，你從今以後可以不要家庭，不要父母了。這還了得！這還了得！

父字。
九月十九日。

親愛的父親母親！

我前次接到你兩位老人家的信，快活得不得了，又因為學校生活實在比家庭生活有趣得多，我滿想寫信報告你倆，一旦接到來信，拿起筆來就寫，我的事情還沒敘完，已經一大篇了，我恨不得馬上把這封信送到你倆面前，所以匆匆忙忙地把信封了。碰巧，學校工人送信到郵局去，我就交他帶去了。你倆老人責備我自然是對的，但是我也

有我的理由，聽我慢慢地講來。未講之先，特將父母第一封來信所說的略略稟告如下：

(一)我到學校讀書，自然會用心，不要老人家掛念；從前我在家雖然有母親時常看守着我讀書，然而我一心只是悶悶不樂，外面好像是在讀了，其實一點也沒用；現在雖然玩的時候很多，然而玩够了，精神充足了，讀一點鐘的書要抵幾點鐘受用。

(二)大姊看些小說書，在老人家看來固然是不得了，在我看來，實在沒有什麼。男子也是人，女子也是人，大人也是人，小孩子也是人；男子可以看的，女子也可以看；大人可以看的，小孩子也可以看，只要他看得懂的話。人人都有一顆心，人人都有兩個眼睛，你能把他的心迷住，把他的眼睛閉起來嗎？倒不如讓他看了，告訴他其中的利害，讓他自己去想一想，不但沒害處，反而得益。我想姊姊也是這樣。

(三)校長的信當時就送去了，他沒說什麼。他很好，學生有兩三百，學生家的父兄，人人一封信，他那有工夫來做答呢？

(四)我們兄弟姊妹只要能够中學畢業，外邊考到一個什麼職業，或是找到什麼工作，萬不會再累兩位老人，請放心罷。

以上是答覆你兩位老人的第一封信；以下再答覆第二封信。

我們做兒女的對於父母的苦心教養自然是很感激；然而做父母的也不能就把這種教養看做天恩高厚。試問誰要你們生出我們來呢？你們既生出我們來，那你們就不能不問。我們好，是你們的福氣；我們不好，那就是你們的責任。爲什麼呢？我們小時固然在家裏，大了便要跑到外邊來了，若是我們做賊做强盜，那就大家受累；大家受累，

那就要怪到我們的父母，因為你們只管養不管教，我們固有責任，你們的責任却更大了。「有子萬事足」這話我也不相信。

父子並沒有什麼「等」，有等便有貴賤了，難道可以說兒子比老子賤些嗎？父子之間並沒有所謂自由不自由，父親不是監裏的管監的，兒子不是罪人，為什麼不能自由呢？「你」本是你，「我」本是我。從前什麼「膝下」「閣下」「敬稟者」「大人」等等稱呼都是老腐敗，老官僚的稱呼，現在要不得了，所以我不用，我只用我們平常敍家常時的稱呼來寫信，難道不更親熱些嗎？這也惹得你們老人家生氣！

家庭實在不如學校，學校實在比家庭好，自然父母是愛兒子的，

但是兒子終是兒子，父母終是父母，父母喜歡家庭，兒子喜歡學校，這也不是什麼奇事。小孩子們自然同小孩子們在一塊，也就同老年人喜歡同老年人在一塊一樣，這也是自然的呵，用不着大驚小怪。這又有「什麼了不得」

我的信都是在早晨偷着工夫寫的，父親看過之後，請你給我改了還把牠寄我看一看。我在學校最喜歡的功課是英文，歷史，地理；國文本來我很喜歡，但是那個國文教員不大行，他上堂講課，大家都不高興，講來講去，總是那些話，總是照着字面打滾，有什麼趣味？

祝你們的安康！

兒一虎。
九月二十二日。

五

鶴姊！

前信剛發，又接到爸爸媽媽的信，他們罵我不要家，罵我忘了父母，罵我不知尊卑，並且罵你不該看什麼小說，看什麼情書，我回他們的信勸他們不要太拘束我們，我們都是正在發芽吐蕊的嫩枝兒，花兒，受不住他們這種好意，今天任他們的意搬過來看看，明天又任他們的意用他們的栽培法把牠拘束綑綁，你想那怎能向上長呢？

姊姊！不瞞你說，我們少年人的心思和他們老人家的意思，簡直一個東，一個西，一個南，一個北，一輩子也合不攏來。他教我們不要看

小說，不教我們看情書，老實說罷，倒楣的什麼國文我真不願意學。教習上堂不是選一篇古文觀止給我念一遍，便是選一篇什麼孟子來給我們詩云子曰地疇蛆的樣亂嚼一頓子，搖鈴下堂。一教室裏的四十多個同學總就有三十個打瞌睡的。再不然，就看小說；我是不打瞌睡的，橫豎那個瞎子是看不見的，他上堂一點鐘，我至少要看十幾頁至二十頁小說，或則是看些我願意看的書，他上一堂國文，我自己也就上一堂自修。那個瞎眼龍（這是我們全班給他取的一個譯名）最討厭人的是教人做文言文，尤其是我，我見了詩云子曰頭就痛，寫起白話來，我不是誇口的話，那真是一落流，做起文言文來，那簡直等於上法場。

我們學校裏一共有十幾個教員，大半年紀都不大，只有兩個國文教員年紀大些，這兩個之中，我們的瞎眼龍又要算是老大了。他口口聲聲對我們說什麼「黨國」，說什麼「黨治」，我們問他，他搖頭擺腦地大哼而特哼地道：

「黨者對不黨而言也，君子之黨，非小人之黨也；國者對家之稱也，人孰不有國，又人孰不愛其國？所謂黨國者，黨人之國也；黨治者，黨人之治也。」

全教室差不多九十隻眼都翻白了望着他，他說的話，真把我弄得頭腦混亂，一點也不懂。

英文教員人很漂亮，在我們看來，幾句外國話還不錯，一套西裝

穿得也很漂亮，他的態度好像在我們這個城市裏，他是一個最文明的。他對我們開口也是英文，閉口也是英文，不是“you boys”就是“*I have studied in university of America*”不是他就說“*We must make mnoey*”。

體操教員我們也給他恭送一個譚號，叫做「小舅子」，這有兩個意思：一個意思就是實在話，他真是校長的小舅子；一個意思是罵他，他上操的時候，最難講話不過。他滿口的什麼「尙武」咧，「強種」咧，近來他又教我們拳術，昨天看見上海報紙上說一些什麼偉人都在提倡國術，他喜歡得話也說不出來，喃喃地道：「這真不愧爲黨政要人」弄得我們大家都莫明其妙。

只有一個數學教員好。別一個國文教員崔先生，他教國文和瞎眼龍大大地不同。他教的國文大概是白話多，就是文言，也都有些意思，講解得很清楚又有趣味。不但他教的三年級的兩班學生對他好，我們一年級和二年級的學生也喜歡他，他並且歡喜借書把我們看。我們這一班今天去聯合二年級的同學要請校長撤換瞎眼龍，歡迎崔先生來教我們。我很鼓動這件事，因為我氣那個瞎貨不過。這件事千萬不要寫信告訴媽媽爸爸。

你那學堂裏怎樣？你們有幾位好教員？你有幾個好同學可以在一塊交好的？我在這兒有三個好朋友。他們三個：一個叫張陶成，一個叫胡務本，一個叫汪百年。我因為家中沒有錢，穿得不講究，惹同學的

看不起，他們也是因爲家窮，被人家輕視，但是我的生性，看見有錢的小雜種我就要冒火，他們也是這樣，於是我們就結合起來了。我們雖只四個，但是遇到事，我們都是背靠背站在一塊拚命地幹去，任他們多少我們都不在乎，打起架來我們的口號是：「同伴們向前哪，打倒我們的欺壓者！」那些小雜種誰也不敢和我們交手，不過有一層校長和教職員大半都是幫助他們的。這幾天來，校長對我們已經不對了。我們現在商量要小心防備他們的詭計。望你寫信把我。

你的愛弟——一虎。 九月二十三日。

六

親愛的虎弟！

我接到你的前一封信，快活的了不得，但是你的信寫得太簡單，正想寫回信來問你，信還沒寫好，又接到你第二封來信，這封信和前一信大不相同了。

提起爸爸媽媽，真是令我氣死。我買了一部現代情書，一部少女日記，不知他們怎樣會曉得的，這一定是東大門的那個小鬼。我把她當一個好人看待，給她看了，她便跑到兩位老人家那裏去討好，惹得老人家寫信來把我罵一頓，其實少女日記說的都是少女們大家都有的事，又不是什麼出奇出格的新聞，不過沒有人有她這個胆子明白白地寫出來罷了。現代情書雖然名叫情書，其實都是有關世道

人心的文字，牠和少女日記又大不相同。少女日記不過是一個大家小姐的生活的寫照；現代情書有許多是替我們女子被壓迫的女子抱不平，指門路，老人們鎮天價坐在井裏，眼睛只看見碟子大的天，他們的思想還是我們的老祖宗千百年來傳下來的思想。我現在也拚着他們罵，我不管要看的還是看，要讀的還是讀。他們若果逼我太甚，我率性書也不讀了，跑到上海作工去，再不然，不進這種死不死，活不活的學校，下半年要他們送我到上海學校去，或是學看護，或是學產婆，只要有年把，就可出來就事，自己獨立起來，免得受家裏的拘束。

你在學校要謹慎一些，人家看不起你，你就少同他打交道，但是也不要和人家打，和人家鬧，好好地讀書，總歸要靠自己，教習好壞，還

在第二層呢。

我們的教員大致同你們的差不多，俗話道「天下老鴉一般黑」。好的總歸居少數，他們並不來教學生，乃是來混飯吃。尤其是我們女學校的教員難講。年紀大的呢，老朽，死人，年紀輕一點的呢，又常常開笑話，其實這種笑話，也都是少見多怪的人造出來的。他們總把女子看做不是人，要曉得現在是什麼時代了，但是他們除死方休，這一輩子不會覺悟的了，不是我做孽要咒他們，他們一心一意地要把我葬送給那個小驢子，但又不敢說出口，因為曉得我是不答應的。我打定主意了，隨他那個天老爺，若是不由我自己審查，自己選擇，出自我的心意情願，我就兩個字「不睬」。

我有兩個好同學，她們都比我大，我不但在學問方面受她們的益處不少，就是做人方面，她們也都給我不少的榜樣。林若玉，她比我大三歲，湖北人，她的父親是前清時在我們省裏候補的縣官，民國以後，家道清貧，幸而她的阿哥，已經在大學畢業，現任本省第二高級中學的教務主任，所以她還可以勉強進女師讀書。她的性情很溫和，態度很謙虛，也不大多說話，遇到事體，總不開口，任你們吵得天翻地覆，她的嘴唇上總是浮着輕輕地微笑。有時大家鬧得不得下地，她也說個一句兩句，但是即這一句兩句就把我們的爭論解決了。方無圓却大大地不然；她大我一歲，但是她的相貌却好像大我五六歲的樣子。她這人性情豪爽，遇事敢做敢為，她的身體雖很瘦弱，然而她的那一

對黑黝黝亮晶晶的眼睛，四處亂射，好像兵艦上的黑夜的探海燈似的；她那尖銳而有力，高大而宏亮的聲音，真和洪鐘一樣。她和人談話，平常也很和氣，但是一到了辨論問題，則一句不讓，絲毫不肯馬虎；說來也很奇怪，她雖然好和人辨論，她的性情雖然那樣熱烈，但是她却有三樁好處：一來是她能虛心研究，從不曾強不知以爲知；二來，她的頭腦非常冷靜，她對於一個問題總是把牠分析得清清楚楚，並且能以把牠集合起來；三來是勇於承認自己的過失。所以大家都佩服她。她和我和林若玉極好，我們三人差不多是形影相依，同學的嫉妬我們，譏諷我們，說我們是「女子的桃園三結義」，這真是腐敗的思想，然而我們着實比劉關張還好。

弟弟，你交結朋友，却要小心，因為你總比我和大哥年輕，性情又太熱烈，不要輕於和人家要好。總要看他為人如何，第一要他誠實不欺，第二要有血性，第三要是貧窮人家的子弟，因為富人家的子弟，根本就不是好胎子。你的三個朋友，都是窮人家的子弟，這到好。不過你要注意，老人家們，你不必和他辨白了，因為你一辨白，他們要生氣，苦惱，而且他們要不給我們學費，那我們就要受癆了。我們現在只好騙他們，他們寫信來說東，我就回他一個東，說西我也回他一個西。這並不是我有意騙他們，實在沒法。你以為何如？

姊獨鶴。

九月二十五日。

親愛的虎弟！

我到校兩天了，學校還未開課，但是我的課已選好了。這次進學校實在有點不高興。臨走的時候，父親只給我一百二十塊錢，你想一學期的膳宿費和學費，就要得一百一二十塊，買書籍和零用至少得要五十塊錢，你想這一百二十塊錢怎樣够呢？而且上學期還欠學校二十多塊錢，校裏一定要扣下去，那末，我還要八十塊錢，這學期才過得去，你想怎了！不錯，老人家也着急不了，因為我們弟兄姊妹三個一齊要讀書，「人多無好湯」，自然我們都不能充分地得到物質力量。

來栽培我們的

我現在打定主意學商科，我並不是說商科好。因為橫覽現在的學校，尤其是上海的，都是做買賣，他們都是「掛羊頭，賣狗肉」。一些教員，好的也不過是把他們從外國販來的貨色，又在我們的講堂上，照樣販賣給我們。這樣也是英文原本，那樣也是英文原本，我們學校的十幾門功課除了「三民主義」和倒楣的「國文」而外，幾幾乎都是用英語教授。教員們講起英語來都還可以，他要寫起中文來，那才是粉筆寫黑板，都是「白」字。他們若是外國人也罷了，不幸他們又是中國人，實在我看不起他們，雖說他們是我的教習。

同學方面，雖說也有兩百多，然而他們來學的目的，一百中九十

九個都只在學一點英語，習一點商業簿記，預備將來謀一個職業；他們自然沒有別的遠大的志趣，所以他們交接朋友，也都是看你的山勢如何，就是說看你穿得如何，用得如何而定。我這初到上海的人，自然是不在他們的眼下，他們對我這樣的土貨，他們都罵我做「豬頭三」或是「阿慧」。我心裏自然怒不可遏，依我的向來的脾胃，早已和他們揮老拳了，不過轉而一想，這些傢伙實在可憐，我是來求學的，也就不和他們計較這些，每逢他們對我肆行言語的侮辱時，我只對他們笑笑，我覺得這種微笑比打他們的嘴巴，罵他們的祖宗還厲害。

但是你要注意我上面雖說要學商科，並不是我的志向就在一個銀行的職員，或是一個海關上或郵局裏的小職工，這叫沒法，也好，

果然畢業以後，考上了什麼海關，郵局，或銀行的職工，那我可以實地學習外國鬼子怎樣對付我們，資本主義怎樣統治着現代的社會。這是一。

我的研究學問的慾望是非常飢渴的。父親既不能長久地幫助我們，我自然首先要自己打算，若果早些找到一個職業，一方面自食其力，一方面自修。在現在這個社會，學校不過是有錢的人子弟的裝飾品，我們貧寒子弟，自然不能享到這種特權的。那末，我們只得從千辛萬苦中，從早作夜息的奮鬥中，找我們安身立命的大本領，其實從這種辛苦奮鬥中，得到的經驗，得到的具體的解決問題的理論，才是真正的偉大的經驗和理論。這是二。

我說我們學校的學生一百中九十九個都沒有大志趣，這不過是一個約略估量的說法，我並沒有十分精確地考察，而且我到此不久，或許全是我一時感情的判斷，也未可知。實在說來，什麼地方沒有好人，俗話說得好，「野雞窠裏出鳳凰」，難道這二百多學生中，就沒有好的嗎？自然有的，我已經碰到兩個，一個叫朱則希；一個叫李童心。他們兩個和那班小洋奴大大不同，他們不但不輕視我，並且爲我抱不平；他們極力幫助我，並教我上海話，星期日，他們帶我出去玩。我們不過逛逛馬路，公園是不能進的，因爲要買票；遊戲場更不用談。

你在城裏若果不大相宜，明年也到上海來罷，無論如何，上海的世界，自然比內地要寬闊得多，就是看看也長不少的見識。不過花費

是一倍兩倍，窮人們的孩子，真讀不起書，窮人的孩子站在上海的學校門口，也好像我們站在大馬路西餐館子外邊看人家吃所謂「大餐」一樣，流流口水罷了。

我現在除了功課之外，賣了一些小說和社會科學的書在看，德國人著的一部小說名叫西部前線平靜無事，描寫戰爭的慘無人道，活活地把一班資本帝國主義者的罪惡實際地合盤托出了，現把牠寄給你，又一部名叫薩樊事件，是泰東出版的。牠不是小說而是宣佈美國資產階級冤殺薩樊兩個工人的事實。也把牠寄給你，你讀過了偷偷地寄給鶴姊一看，千萬不要讓兩位老可憐蟲（我只得叫他們做「可憐蟲」）曉得。

哥龍。 九月二十日。

親愛的大哥：

我在接到你的信之先，已經和父親、母親及鶴姊通過幾次信了。老實說，我接到父親的信，簡直好像見了那一副冷冰冰、威稜稜的閻羅的面孔，身上只打寒戰；我假使再在家裏呆兩年，那我真要苦死了。現在總算是脫離了虎口，但是還不能完全找到一個快樂、幸福、無憂、無慮的世界，那裏只是春天的花草，秋天的月亮，要玩就玩，要耍就耍，不但看不見父親那樣可怕的面孔，聽不見那樣打雷似的聲音，遭不

着他那樣惡哼哼的打罵，就是像現在這樣亂七八糟騙人的學校也
不見踪影。只有一些見識高些，學問優些，年紀大些的孩子領導我們
玩耍，遊戲並幫助我們研究學問，那就快樂似神仙了，我該是在做夢
罷。

你的信和書我都收到了，真是歡喜得飯都吃不下去。你們學校
學生是那樣難道我們的學校以及其他學校的學生不是那樣？你說
你們學校的教職員是那樣，難道我們的學校以及其他學校的教職
員不是那樣？

你學商業也好，總歸你能早早賺錢，我不過初中畢業，我就跑到
上海來，學校固然比家庭好，然而我們的學校除了有些同學天天可

以玩耍而外也沒有什麼大好处。我在學校朋友也很少，平常也不過兩三個知己的常在一塊，正苦於沒有書看你這本書，真是我們的生命中的聖水，陡然給我們大大的活力。西部前線平靜無事，我昨天看了半夜，真是不忍釋手，無奈那個混賬王八蛋的學監，他硬來干涉我，三番五次，我不理他，後來他把電燈熄了，無法；今天白天在國文堂上，又看了其餘一半的二分之一，匆匆地吃了晚飯，我就看起，現在看完了。牠並沒有站在真正的社會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觀點來描寫戰爭，然而我們從他所描寫的各交戰國各極凶殘之能事的真實情形，也就夠判斷他們的窮凶極惡了。這部書簡直可以當一部大戰的信史讀。薩樊事件不但暴露美國資產階級之假仁假義的真面目，

並且揭破中國資產階級學者代替他們的主人曲爲之解的無恥心理，也是一部值得注意的小冊子。看了這些書真比那些陳死人的歷史教科書由那些似通非通的教員灌到我們耳朵裏來，要有益得十倍百倍。

我對於學校的功課最有興趣的是英文數學，歷史，地理，也還勉強，最討厭的是國文一門，國文是因爲教員的「詩云」「子曰」鬧得我們頭昏，咬文嚼字，誰也不睬他的；三民主義我倒想加以研究，但不知怎的教員講的時候總是一「馬而虎之」，雖說他「上堂就和演說的樣子講的口吐白沫，然而我們若是問他，他便大發脾氣，罵我們「不用心聽講」「不用心領會」我們老實說「不懂」同學們給

他做了一個歌，你看：

……，

……，

一問三不知，

反道我們不該懷疑。

一手指天，一手畫地，

說東就東，說西就西，

有人若說一個「不」字，

那你便是「大逆」。

我們小孩子，曉得什麼「逆」不「逆」，

我們以為對的才不懷疑，

以為不對的，

便要問個底裏。

而且詩云子曰，是毫無道理，

只有事實才是真的，

只能從事實引出真理，

只有真理不怕人懷疑。

再者：這兩本小說看完了，馬上就寄給鶴姊；若你此後再有好小說的話，不一定小說，只要對我們得勁的書，你看過了陸續地寄把我看，那真是我的哥哥了。

百泉哥：

真倒楣！你的信送來我不在學校，因為那天是星期，校工混蛋，把信放在我的書桌子上，不知那位先生把牠扯開，你給我借的五塊錢「不翼而飛」了。那天晚上我回來去報告學監和校長，他們不說別的，只說「奇怪！怎樣不翼而飛！」但是問他怎樣辦，他們也沒辦法。你看我這五塊錢就只買了這個「不翼而飛」

我們這學校偷東西的小賊非常多，但是這些賊偷東西也各有

不同的方向：有的專門偷錢；有的專門偷衣裳；有的專門偷書。我的同寢室的一個小賊就是專門偷衣服的，這個傢伙，我雖不敢說他一定是幹這個買賣的，然而我看他的動靜，有點蹣跚，他的神情，有點鬼頭鬼腦的。同房間的七八個同學一到衣服失落了都對他生氣。至於我的錢，恐怕不是他偷的，但是他至少也是同謀。因為他平常不大出門的，前天忽然和兩個東西，自然也是他們同類的，出去過了半天，回來三個人都吃得醺醺大醉。而且那兩個腰裏一家都有一塊錢和六角小洋，這是我們用方法偵探出來的。你看這不真是巧嗎？因為平常他倆都是窮鬼，身上連一個鈔都找不着的。

我們同學中大半都主張開會要求學校裏開除他們，學校方面

也覺得這樣的學生太丟人，但是我們又沒曾拿着確實證據，有人主張要慎重，但是以大勢看來，現在不開除，恐怕頂長的壽命，也只能到年假。據我打聽出來的教務委員會與校務委員會已經議定年假給他們一個不及格完事。

你覺得學校功課有趣麼？我實在對於教員們教的功課有許多地方莫明其妙。譬如國文罷，我們初中一年級國文讀本是商務印書館的初級中學國語教科書第一冊。劈頭一篇，就是勞工神聖。教員未講本文之先，就把蔡元培道德學問怎樣偉大，怎樣高深，說了一篇，然後又高聲朗誦地讀了一兩遍本文，我們全教室的學生，一看題目，就有許多提起來問：「什麼教做「勞工神聖」？」

教員答道：「勞工是最尊貴的，因為他們給我們創造物質文明，創造精神文明，所以他們是神聖。」

我們又有人問道：「神聖」兩字怎解？」

教員答道：「神聖就是最尊貴沒有的了？」

我們又問道：「民國大總統是神聖的麼？」

教員答道：「他只能說是有才能的，有學問的，或則才學兼備的。」

「那麼，勞工比民國的大總統還要尊貴，因為勞工是神聖的，總統不是神聖的。」

「不是這末說。」

「那末怎末說呢？我們曉得了，勞工神聖不過是一個好聽的名

詞，若果勞工是神聖，那我就情願做小鬼，做小人，因為我們看見各處工廠的那些神聖不是累得要死，就是窮得要命，動一動還要請你坐「黑房子」，吃不盡的苦頭，這種神聖還是不做的好。」

教員紅漲着臉，把書向桌子上用力一丟，大聲道：「你們是不是有心搗亂？」

我就站起來質問他：「教員教功課是不是准人質問呢？你不要着急，我還有幾個問題務請你要答復：

「(1) 這篇文章裏說：「此次世界大戰爭，協約國竟獲得最後勝利，可以消滅種種黑暗的主義，發展種種光明的主義。」所謂「協約國」是不是指着英、美、法、日，與革命前的俄國及意大利？若果是的，

那末，他們究竟比聯盟國的德奧等等高明的地方在那裏？依我看來，至少他們都是一個娘養的壞蛋，他們對付我們中國的事實，不是給我們一一如一地證明了嗎？那末所謂「消滅種種黑暗的主義」又消滅了什麼？所謂「發展種種光明的主義」又發展了什麼？這真要算怪事！

「(2)上面說：『我們不要羨慕』這，『不要羨慕』那，不錯，羨慕是不可以的，然而只求『良心上』的『平安』能以填飽我們肚子的平安嗎？」

「(3)上面又說：『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價值！勞工神聖！』那些烏龜王八蛋不管良心上平安不平安，他只管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我

們父母都是勞工，若是只勸他們只求良心上的平安，但是我們全家老小都忍飢受凍，這個價值有什麼用！這種神聖有什麼用！你看我這意見如何？」

他終於沒回答我一個字，只喃喃地道：「下次再說。」就這樣完了。其餘的意見還多着咧，我們慢慢地說罷。

東魯。 九月二十日。

二

親愛的東魯！

你的信寫得真有趣！我的乖乖，我真愛你！我們男性不是一樣也

可以戀愛麼？這自然是給你開玩笑，然而我們有這樣的交情，你該不否認我這話罷？

你以為你那學校裏出了偷賊，好像什麼奇事，其實這是各學校裏的家常便飯。我們的學校也是這樣，偷書，偷錢，偷衣服，總而言之，無所不偷，只要有機會，總會「不翼而飛」。我的一本魯迅的吶喊，一本開明出版的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買來不到兩天，在桌子上就「不翼而飛」了；我的一個鋼表，是我姑媽送給我的，本來也不值多錢，然而我很喜歡牠，我放在桌上，一餐中飯吃罷，又「不翼而飛」了！

東西沒了，還不是和你一樣，照例的去找學監，找校長，照例地沒辦法，認晦氣。這也罷了，還有更討人厭的事咧。我進校的第二天，就和

人吵起來。爲什麼呢？我們一房六個人，我一個頂小，那五個都比我大，他們好比現在五大列強，欺我弱小，我只好不作聲，忍着。第二天早上我起來的時候，他們都把頭蒙在被窩裏，笑的不亦樂乎，我不留意，趕到我出去小便，外邊的校工又都一見我笑的，前仰後跌，問他們，他們又不說，我知不好，跑到會客室的穿衣鏡一照，呵，我變成了張飛了，原來他們睡的遲，我睡的早，他們當我睡時，在我臉上，畫了一個黑花臉。我真氣得要死，去找學校的教職員，他們把我們這一個寢室的幾個人都喊了去，他們個個都是你望着我笑，我望着你笑，惹得教職員們也都抿着嘴，跛着步，說不出話來。結果，國文教員陳先生說，這是關於學生自治的問題，最好交到他們的自治會去辦。交到自治會，還不是

一樣！後來校長知道了，特把自治會的幾個執行委員找了去，要他們好好勸戒同學不要這樣胡鬧。幾個委員也就沒有話說，答應下來了。什麼自治會，牠媽的！還不是什麼事都不能做，做學校的裝飾品？對於同學，不能引導我們人人自己管理自己；對於學校，又是唯唯聽命。我對於那些給我打花臉的同學，現在倒不怎樣討厭，我討厭的就是自治會。我不是說自治會是不應該有的，而是說他們不會做到自治會的真正精神。

至於你所說的偷東西的學生，學校要開除他們，我總覺得這確是一個問題，我以爲我們青年學生沒有生來要偷人的，大概不外是：(1)家中的父母沒有教訓到，(2)父母不能給，或不願給他以必須的費

用，以致他不能不拿別人的，(3)或則社會上有許多事情引誘他做這種事情，其罪過都不在青年學生本身。學校本是教化人的地方，若是牠不能把壞習慣的學生教化好了，而只以開除爲牠的不二法門，那就是表現牠是沒用，是廢料。我不贊成。

你批評國語教科書「勞工神聖」那一課的意思，非常之對。現在不是什麼勞工神聖，而是資本家神聖，若不是這樣，那「神聖」這兩個字的意思就等於奴隸、畜牲、豬、狗、賤種、殺才。老實說，我不願讀國語教科書，牠上面所選的文章，我很少對牠有興趣。因爲他們所說的話，已經離我們的生活太遠，並且時常把我的腦子弄昏。還是看小說有味。並且要寫白話文，也只要看小說，小說看多了，人情事故通達了，

語句練習熟了，自然而然地提筆就來。我現在正在讀一本蘇俄學生日記，真正使我快活。牠上面說的雖然有些地方是我們夢想不到，有些地方是與我們情形不同，然而他們的生活的內容之豐富，實在使我羨慕不已。這種生活才真是「新生活」咧，至於我們的教科書上所教的「爲什麼」的「新生活」實在沒有多大意義。但是胡適先生給我們舉的例子雖不大高明，然而他的「爲什麼」的一個方法，倒是可以做我們創造「新生活」的一個工具，不過這一個工具只是消極的，破壞的，而不是積極的，建設的。譬如我們現在問：

爲什麼我們能進學校，一些窮孩子們，他們和我一樣地有天資，一樣地有理性，而不能進學校？

爲什麼我們要時常受教習的辱罵？

爲什麼每逢開會就同老子教訓兒子的樣子鬧牠媽的半天不相干的話頭？

爲什麼校長偏要信用他的親戚做會計庶務？

爲什麼教職員講課都是敷衍了事？

爲什麼新俄的學生的生活和我們中國現在學生的生活那樣地不同？

爲什麼閻錫山要和國民政府打仗？

爲什麼一個黨內又分這個和那個派等的派別？

爲什麼我們學校裏不准看社會科學的書籍？

爲什麼工人常常被人壓迫？他們的子弟不能求學？

不過這樣追求不但壓在我們上面的教職員有點害怕，就是提倡這種「爲什麼」的新生活的人也要戰慄道：「始願不及此。」你以爲何如？

百泉。九月二十五日。

三

親愛的百泉！

覆信收到了。你說的話我都滿意，我覺得我們通信討論問題，比那些臭教員用命令的口氣來教訓我們要多得些益處。是的，我們一

樣地可以戀愛，我以後就做你的愛人吧！我的心肝學校，尤其是中學生，尤其是初級中學生。我們當小學生的時候，世界還小，我們的生活還是大半模模糊糊地，膽量也沒有這樣大。我們在現在真是什麼事情都想嘗試一下。我們的冒險性也非常充足，幻想力又非常豐富。譬如，你說，一個三角形的角度等於兩直角，我偏要想證明牠不是等於兩直角；你說，二加二等於四，我偏要嘗試來反對這一定理，說二加二等於五。這些固然是不近情理，然而正是在情理之中，因為我們這樣的孩子們正是發育的時期，正是要向各方面發育的時期，這種幻想力和冒險性正是我們青春的生活之豐富而優美的源泉。所以就學校的管理教授方面說，實在是討厭異常，可以說，十有八九都是我們

青年生活的大障礙。就另一方面說，即就我們學生方面說，固然有些搗亂鬼，固然有些太難爲情，然而一眼望到將來，我們便大大地足以自豪，足以驕傲。你對於學校訓練學生的意見，我是十二分贊成。我的意思是，學校是爲我們學生而設的，不是爲他們教職員而設的；教職員是附屬品，我們才是主人。教職員的責任，不在上堂教我們功課，要在他能在我們的青年生活中學習到我們心理的發展的途徑，找到我們的生活所必需，因而幫助我們，不是教他來壓迫我們，拘束我們的。你該贊成我這話罷。

胡適先生的新生活實在不澈底，我們要問「爲什麼」却不是他那樣問法，你所舉的問題實在比他高明。我想他一來是不知道這

樣問，二來他是不敢這樣問。譬如我看了一本玫瑰花的短篇小說，其中有一篇就叫做「爲什麼」，牠那種問法便有意思了，我舉一段給你看：

「你不該時常問爲什麼！管理房子的胖婦人〔註〕怒道：

「一件事體是怎樣就是怎樣，因之一切事體都是不錯的。」

「但是我爲什麼不嫌我們村裏別的小孩一樣の有爸爸和媽媽呢？」包爾固執地問

「因爲他們死了」

「爲什麼他們會死？」

「因爲上帝要這樣。」

「爲什麼上帝要這樣？」

敢問「爲什麼上帝要這樣？」這豈不是大膽麼？就是自稱擁護科學的胡適先生也不過如是。還有更厲害的咧。當包爾數到十二隻母牛的時候沉思道：

「一個農人能喝十二隻牛底牛奶麼？」

「哦，不是的。」和善的母牛告訴他。「他把牛奶拿到城裏去賣。」

「包爾：又問道：「城裏的窮小孩子們也可以得點牛奶麼？」

「唉呀！包爾。」母牛嘆息說。「你怎麼這樣呆笨，這樣沒

有經驗！他們用牛奶來做甘美的調煉過的奶油，又用牛油去製點心和布丁，製好以後，拿去賣給有錢人。」

「窮人爲什麼不——他們不願意吃好點心嗎？」

你看這小孩子包爾的「爲什麼」他們那些自稱學者的先生們敢問一問麼？我們再看蔡元培的我的新生活觀（國語教科書第一冊第三課）若是我們真拿「爲什麼」來問他一問，恐怕他老先生也要和那孤兒院的老婆子或是那農人的母牛一樣不知所答了。

【註】這一篇「爲什麼」我在德文的一本童話集裏讀過，包爾是在孤兒院或卑田院裏，受該院的一個保姆（？）撫養，這裏譯做「管理房

子……婦人」未知確否姑誌之以待考證。——編者。

你瞧：「舊生活的人，是一部份不作工又不求學的……」「新生活是每一個人每日有一定的工作，又有一定的時候求學。」那麼舊生活的人爲什麼這樣呢？新生活的人爲什麼那樣呢？現在的人還是新生活的人多呢？還是舊生活的人多呢？若說，每日有一定的工作又有一定的時候求學那末，現在這樣的人到是一些什麼人呢？工人每日有一定的工作，但是沒有一定的時間去求學，他的生活是不是新生活？若說不是的，爲什麼呢？學生有一定的時間求學，但不必有一定的工作，他的生活是不是新生活？若說是的，爲什麼呢？

「要是有一個人肯日日作工，日日求學，便是一個新生活的

人，」這是蔡先生說的，那末我要問：全中國的工人，全世界的工人，都肯日日工作，但是他們往往得不到工作；他們都肯日日求學，但是他們百人中九十九都不得求學，這樣可以算得新生活的人嗎？依我講，「肯」是一個問題，「能」又是一個問題，蔡先生的意思當然是只要你肯了，便是新生活的人，能不能是不管的，那末，現在全世界大半都是新生活的人了，你相信麼？我想鬼也不信；而且工人肯作工而沒有工作，爲什麼呢？肯求學而無處求學，又爲什麼呢？這樣一來恐怕有許多人要在這個「爲什麼」的問語之下戰慄了。

然而這不過是一個簡單的思想的工具就有這個效用，不過有些人雖這樣主張，却不敢盡量地，大膽地利用牠，我們要盡量地利用

牠去和教職員討論學問，要利用牠研究什麼政治，什麼主義，什麼人，生問題社會問題，你看對不對？學校的課本，都不是由於熱心社會改造的教育家編出來的，牠們是由一些既要顧忌到政府的意志又要顧忌到書店裏的營業的一班先生們編就的。怎樣能以引起我們的興趣？

還有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出版的所謂新主義自修適用的高級小學白話論說文範，更是令人發笑。這部文範的第一冊第一篇，就是說政治會議。我的天爺，一個高小的學生怎樣能以曉得政治會議是個什麼東西。就使你給他解釋了，這與高小學生的實際生活有什麼密切關係，他不能馬上做黨國的偉人，又不能馬上討論到黨國大

事，這種文範真是莫明其妙這是多麼可笑的文範呵！這是多麼害人的文範呵！

你近來做些什麼功課？我打算把我的國語文字練習，好研究一點關於社會問題的書籍，或是多讀一些有趣的小說。你的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看完之後，能借我一讀嗎？敬禮！

東魯。 九月二十九日。

四

親愛的東魯！

你對人生的見解，實在有趣。胡蔡所謂「新生活」是他們那個

時代的新興的資產階級新生活，到了我們這個時代，已經不是新生活，就是說，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青年所需要的新生活。

而且我們的先生每次給我們講功課，總說是「新生活」，「新生活」其實他們真正莫明其妙，譬如我們把學校裡教的國文教科書（即國語教科書）翻過來一看，處處都只嗅到舊生活的空氣而不看見有什麼新生活的曙光，譬如他們既說是「我們不要羨慕那憑藉遺產的纨绔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尅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價的商人，不要羨慕那領乾修的顧問，諮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初級中學國語教科書第一冊二頁）他們又說「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他們把治天

下看做「大人之事」把織布、治器械、種粟、陶冶等等看做「小人之事」，殊不知那些所謂紈袴兒，所謂營私的官吏，剋扣軍餉的軍官，領乾修的顧問諮議，售選舉票的議員等等，那個不是從那所謂「大人」產生出來的？換句話說，「大人之事」至少就是上面所舉的這些勾當。至於操縱票價的商人，又是頂刮刮的工農羣衆的直接或間接的剝削者，而且是製造紈袴兒的工程師，是與官吏、軍官、顧問、諮議和議員狼狽爲奸的鬼東西。孟子這種分法，正是階級社會的十足的精神，怎樣宜於我們的時代的新生活？

第六課（同前書）的王冕的少年時代也是一樣，總而言之，矛盾爲什麼呢？照一方面說，王冕這孩子原很可愛，譬如他說：「……我

在學堂坐着，心裏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從這一段話裏，我們所以曉得（1）王冕很富於自由的思想，和兒童的創造力，他不甘受那三家村的蒙師的拘束；（2）他富於獨立性。他因家窮就要自己去放牛，不甘讓他母親獨自奔波，他吃現成的；而且自己且放牛，且讀書，一個小小的孩子有這等的毅力決心，真是我們的好模範呀！但是照本書第七課王冕傳所說，他也不過是一個懷才不仕的隱君子，和我們現在的生活要求時代要求，相差之遠，真不知幾千萬里！以我的意見，學校裏不應拿這種陳腐的思想來灌在我們這些新時代的孩子們的腦子裏。這也罷了，假使教員要從現代的新生活的立場給我們詳細地分析出來，指出牠

的時代和社會的不同，我們也可以得一些益處。那曉得我們的國文教員除了就着字面打滾以外，什麼意思也不能發揮，每逢我們請教他，他便急得面紅耳熱，或是借故罵我們一頓，說我們有意和他爲難，你想這樣糟糕不糟糕！

至於本書第八課更是豈有此理。我們看舊戲的黃天霸，楊小五，李魁，武松這一類飛簷走壁，橫衝直撞的英雄多了，就是在現在所謂國術研究會裏這類小說上英雄我想一定也還不少，然而他們實在是封建餘孽，十足又加一的封建餘孽，我們不但不願學並且要極力反對。所謂「大鐵椎」其人，也不過楊小五，黃天霸一類的戲台上的英雄，我們在現在所謂國術研究會裏可以找到許多，實在大大地不

該拿來做我們這些青年的模範。不然，那我們又將變成一些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的東西。我們現在要想一個方法，打破這種入股式的國文教科書，希望你在那兒也鼓動起來，聯合起來啊！

革命的敬禮！

百泉。
十月三日。

五

親愛的百泉！

來信說得對！一般學者所說的新生活還是支不住三個「爲什麼」一問，便立不住脚跟。我們是要這樣地問下去，恐怕現在社會的

基礎便要大大地發生問題。何況建立在這個社會基礎上的這樣的學校呢？不過這些事我們還管不到，我們現在還只有就學校論學校。我對於現在的學校，（自然是由我們自己的學校出發，）根本上就不承認牠們是有益於一般青年，有益於一般社會的東西。我們從我們的教科書上就看的清清楚楚，你所舉的例子已經够了。但是我以為我們應當聯合我們許多青年同志對於現在中學校的課本，尤其是關於思想方面的課本，如國語，歷史等等，加以批評，教一班有教育責任的人曉得牠們離我們現代青年的生活要求太遠，然後再由我們提出一個具體的要求和改革的方案來。這自然不是我們力量所能及的，然而我們實在不應當因此放棄這個責任。我們若不把切身

的痛癢表示出來，那他們辦教育的人，更是莫明其妙了。依我的意見，在思想方面，我們要以國文爲主要的對象，以歷史、地理、音樂等科爲次要的對象。我和你兩個就先繼續地幹起來，我們除了彼此交換意見之外，各人最好還記起日記來，把各個每天所見、所聞、所言、所行、所思、所慮的摘要記起來，彼此互相換着看，假使那個有不願給他一個看的，也可以保持一部分秘密，任意抽去。我的阿姊，她在女子高中裏就是這樣地辦的，成績還不錯，前天她記了她的三頁日記給我，我特把牠寄你看一看，但是你必須依我下面兩個條件：（一）要守秘密，不要給別人看；（二）馬上寄還我，不然阿姊曉得了，她要和我拚命的。至少要和我大鬧。日記如下：——

「九月四日：今天真倒楣，正在操場做體操，那個東西來了，腿襠裏弄得一場糊塗，我簡直沒法，走也不好走，動作又不能動作，難過極了！女子就是這一樁痛苦，也只有這一樁不如男子。」

「國文課今天李先生講的是赫貞江寫景詩兩首，我實在起不起興趣來。然而李先生却搖頭擺腦地哼了半天，說這是治新舊文學於一爐，詩境超過蘇子瞻的「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橫豎我們不懂，聽他瞎吹，然而我總覺得老李的話有點過火，不講別的，蘇子瞻的「天外黑風吹海立」的這一個「立」字，多麼驚人，並且把那大海邊所見的暴風雨吹來的一幅畫圖，寫得如在目前，而一種欽奇磊落的精神，不由得使人勃勃有生氣。」

「九月五日身子不大爽快，腿也走不動路，男生總是對我們鬼頭鬼腦地。在教室上課，他們不是用膀子有意地拐你一下，就是用腳踢你一下。小鮑那個小子太壞，在我後一排，我因為英文課有時要他幫助我，他就好像得到什麼財氣似的，大大地賣力氣，我肚子裏氣也不是，笑也不是。他的英文着實不壞。」

「匡文媛，她不過是個女子師範的畢業生，現在做了我們的管理員，就大擺其臭架子，鎮日價不是罵這個，就是罵那個。其實，他天天和老鄭一陣出去，進來，大家已經曉得她們的勾當了。」

「我和陳濤並沒有什麼多大關係，不過因為他在我們那次開自治會時，站在我這一邊，說了幾句公道話，汪伯勞，古玉如兩個鬼頭

就嫉妬得不了。

「體操課請假，體操教員還說一大泡子不相干的話，實在沒法。晚間讀了二十頁新經濟學問答，這部書不壞，看這本書真比那些商務中華出版的經濟學概論，經濟學教程要有益百倍。」

「九月六日什麼婦女協會來了兩個代表，參觀我們的學校，校長教職員忙個不了，又請他們給我們演說，說是請她們指導，但是她們講的話顛三倒四，除了什麼「自由」咧，「平等」咧，「自立」咧，種種鬼話之外，就是什麼主義，主義，鬧個不清，依我看來，她們自己並沒有什麼主義。她們滿口說什麼保障婦女的種種權利，但她們要保障的是那種婦女的權利呢？這話就難說。」

「明天什麼「雙十節」要放假，我們問國文教員雙十節是什麼意思，他說雙十節是中國辛亥革命的紀念節；我們又問他「爲什麼叫做雙十」呢？他喃喃地說：「大概因爲雙十好聽些。」我們不滿足，走去問「黨義」（三民主義的黨義）教員，他說是因爲辛亥革命的日子，爲陽歷十月十日，故名曰「雙十」。我們問他「這有什麼意義呢？」他說，「原來沒有什麼意義。」我們又說「原來辛亥革命是沒有意義的麼？」他說「有，有。」我們又問他：「什麼意義呢？」他却鬧不清了。

「下午因爲初中一年級的學生和高中一年級學生打架，開全校學生自治會，討論解決方法。原來初中一個學生夏德昌正在操場

上打球，高中一年級的馬立民硬要去搶他的球踢，夏德昌不給他，他就打他兩下，初中學生鼓噪起來要和高中大打一下，高中學生太看不起初中，他們也要和他們較量較量，自治委員會就召集大會來解決，但是開會不到十分鐘，兩下便打起來了，若果不是我們女生站在當中，真不知道要打倒幾個咧！教職員要報告黨部重辦幾個爲首的學生，其實也算不了什麼，有什麼重辦的必要，這也值得驚動什麼威權來鎮壓！

「……………」

東魯，
十月九日。

六

親愛的東魯！

信和你阿姊的日記都讀過了，阿姊的日記真有趣，那真比什麼文章都有價值。平常他媽的什麼古文咧什麼論說咧我一見了就頭痛，有時我的父親教我用文言做文章，那就要我的命了。我也是最喜歡記日記的，管牠媽的什麼事，什麼話，老子心裏想到了，眼睛看到了，耳朵聽到了，高興就把牠記出來，朝廷老子也不怕，真叫痛快。不過被教員們或老人們看見了，那真不像話。阿姊的日記，只有你知道，我知道，決不使第三人知道。我勸你也記起來，我們一個月交換一次，你的

給我看，我的給你看好罷？我特把暑假前放假考畢業的幾天的日記寄給你看看，可是也不許你給別人看，除了你阿姊因為我已經看過她的了。看吧：

「六月十日：今天是這學期的上課的末日了。早上起來很難過，被單上弄得一場糊塗，換了一條乾淨褲子，趕緊把被絮蓋在床上，跑了出去，洗好臉，今天遲了，粥還沒吃到嘴，已經上第一堂課了，橫豎老張的國文，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率性讓我把粥吃好再去。粥吃好了，就從教室後面溜了進去，瞎子點名的時候，叫驢已經替我應點了。叫驢是我們本班送給劉正春的諱名，因為他遇到什麼事總是喜歡叫，並且見了女子恨不得就要爬上去，好像公驢子見了母驢子似的，所以我

們不喊他的學名而叫他做「叫驢」。

「老張真活受罪！上堂講國文，祇能照字面兒解釋，我們簡直不要他講，至於題中的奧妙，題外的發揮，他實在一絲沒有，所以每次上堂不到十五分鐘，他就把一篇國文讀完了，講完了。此外都是他和我們閒談的時候，其實閒談比講課好。我們人人都可自由發表意見。不過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時常鬧得一團糟。我們問老張今年暑假國文怎樣考法，他先是含含糊糊地說，現在還沒定規；我們說明天差不多就要開始考試，怎麼，你還沒定規？這一個說，那不行，那一個說，我們要範圍。弄得老張沒有辦法，女生李惠如鬼叫似地喊道，張先生，你不能出難題目給我們做呀！大肚子（趙得馨的綽號）叫道，考試題目我

早就猜到了；小偉人（黃幼興）斜着眼笑嘻嘻地道：「是不是？」試說中華民國是什麼一種國家。」麻子（鄭天成）叫道：「我答得好，我答得好，他在手心上寫給我看，口裏喊道：『是這個是這個』——」王八你看，」「王八你看。」前一排的那個廣東老回過頭來一看，罵道：「*Dian la ma di*。」

「六月十二日：昨天一堂國文，一堂算學，考很吃力。國文題目不大難，但是有一大半都是文不對題。大肚子頂可憐，足足地拿着筆想了半天，寫不出一個字來。終久祇寫了兩三行。」

「午飯時，我們正在吃飯，出了一件事情，大致是這樣的：廚子的火食，實在太難了。我們每人七塊錢一月的火食，一桌七個人吃，湯是

白水，菜是白菜，雖說每碗菜裏都有一點肉，但是沒油沒鹽，又不熱，我情願吃家裏的鹹小菜。教職員若是和我們在一塊吃還好些，他們大半都是代課的，又都是大學教授，當然不在學校吃飯。小偉人教廚房去添菜，廚房不添，說是要現錢，大肚子說不行，菜不能吃，非添不可，廚子不理，於是奚里花朗，我們這一棹子連菜帶飯，通統倒在地下，碟子和碗都打得粉碎，大家於是乎鬧起來「罷課」。「打廚子」。「找校長來」。「不達目的我們誓不上課。」結果罰了廚子，晚上每棹子添一碗紅燒肉。不過還有幾個專門借故生事的傢伙，要想鼓動罷課，尤其是各級的女學生。她們大半平常都只知道穿衣服着絲襪跳舞，一點也不去研究功課，到了寒暑假學期試驗時，她們就要起恐慌了，現

在正好借這樁事，掀起風潮來，攪散考試，我並不贊成這種形式的考試，然而她們這種心理，我也覺得可恥。至於廚子包飯實在太難，我們早上七個人一桌吃稀飯，小菜就只一小碟油鹽黃豆或一塊腐乳，中飯和晚飯雖然有點葷菜，然而比我們家裏過年時祭祖宗，不是人家喪期送祭席祭鬼的菜還差得十萬八千里。橫豎十天八天要鬧一次。

「六月十三日我在學校的敵人有兩個：一個是小朱，一個是老陶。小朱長得又漂亮，年紀又輕，英文、數學、理化國文樣樣都來得，校長教職員通統喜歡他，女學生們不用說；老陶的年紀雖比我大，英文雖然比我不如，然而他長得也比我漂亮，國文又好，一張嘴又來得個鋒利，有理變成無理，無理變成有理，這也不說，他那一副一講三笑，會賣

慇懃的面孔，那個女學生見他都要被他勾去。我看全校二十幾個女學生不受他的牢籠的恐怕很少。只有牛素娥有點特別，她既不屬意於小朱，又不滿意於老陶，却和我算合得來。不過有一層我不大滿足。她的個兒比我大，我實在有點害怕，並且她和王必羣的關係怎樣我還不能確實斷定。近來我爲這事很不安心。管牠媽的，現在且把牠丟下，考過學期試驗再說。昨天她找我給她作算學答案，算是完完全全給她辦好了，我很快活。青年男學生替女學生辦好了一樁事，真是打心窩裏快活到頂門心！

「今天的物理化學試驗女學生十個就有九個交白卷，歷史題雖不交白卷也差不多。但是他媽的教員都袒護她們，好像她們前世

有緣似的，秦玉眉，李璧如，黃璧秋等簡直一字不哼，然而國文教習竟然給她們六十分以上；尤其是英文，她們連拼音都還讀不準，也居然都得了七十幾分，這有什麼理講？

「六月二十日。今天我們放暑假了；我今天算是在初中畢業了；上午我們初中十八人，高中二十人舉行畢業禮，校長授給我們畢業證書，並勉勵我們許多話。他勉勵我們由初中而高中，由高中而大學，由大學而留學東西洋，將來做個大偉人，為國家爭光，即不然也得做個銀行家，工程師，大學教師等等。我實在不明白，難道我們生來就是為這個目的嗎？」

「校長今天特別客氣，預備了五六十分大餐請我們初高兩級

的畢業生和全校教職員大吃起來。我從來沒吃過西餐，簡直不曉得從那兒下手，區振聲坐在我旁邊，他的父親是洋行買辦，有的是錢，所以常常帶他到一品香，一枝香，加理飯店去吃大餐，他自然是拿手的。我看他拿刀子，我跟他拿刀子；他拿叉子，我也就跟他拿叉子。第一樣是一盆鮑魚湯，又每人面前，送來兩塊麵包，上面抹了許多柏特油，我心裏已經在動了，但是小區未曾動手，我也不敢動；他看我一眼，用手拉拉我的衣裳：『吃呀，吃呀，你看多麼好的麵包。』真的，麵包是真好，我就吃起來了。一忽兒兩塊麵包，一盆湯都吃完了，他又對我笑道：『你還沒飽罷，我還有兩塊』說罷，又把他的兩塊麵包給我，我接過來，又把牠吃了，真好吃！心裏想道，到底是大餐比我們中國的『小』

餐好，我以爲沒有菜了，那曉得接二連三地上三四樣菜，肉牌咧，雞咧，龍蝦咧，我的肚子已飽，一點也不能多吃，只得兩眼望着牠，小區笑道：「你吃不下了？好，你剛才替我吃麵包，現在我不能不替你吃菜了。」於是我的三盆菜都被他一個人吃了，他吃了雙分。這時我才曉得是上了那個小鬼的當。

「不過我雖吃了大餐，心中也着實難受。一來是我的父親不能給我多大的幫助，母親又那樣子不問我的死活，暑假後的學費還不知在什麼地方；二來縱或我的阿叔可以給我設法，借個半年的學費，然而明年又怎樣呢？去考海關無線電的練習生，他們又以我的年齡不夠，不願意收我。我前面似乎一個茫茫的大海，不知道找到什麼路

道。

「總而言之，我那倒楣的家我是不要了，我不回家還好，回家反而使我難過。妹妹她不過才八九歲，母親把她一個丟在家裏，鎮日價游魂似地在外邊打牌，甚至夜間也不回來，我害了病他也不問，毫沒存一點憐惜的心情。她不問我的事，我以後賺了錢也不問她的事。」

「……………」

以上的日記，你看了之後，千萬把我寄回來。

你的阿姊的日記奉還，望查收。

百泉。

九月二十四日。

七

親愛的東魯！

我的姊姊昨天來信追着問我要她的日記，我正在着急，你的信今天到了，好極好極，不然，她要和我大鬧而特鬧了。你的日記所記的事實完全是我們中學學生的一般的生活現象和心理狀態。我們許多不規則的行動和反常的狀態，難道我們應當負這個責任麼？實在是學校使我們不得不發生這種狀態；但是學校又怎樣地壞起來的呢？難道牠們都是一個模型鑄出來的嗎？我今天特爲去問教員鄭先生，他說，「學生不好，不怪學生，學校應當負責任；但是學校不好，又是

社會的環境使牠如是，」我又問他：「現在不是已經革了命的國家嗎？革了命，社會應該要好起來了，那能還說不好呢？怎樣說？」學校不好，又是社會的環境使牠如是，」那末，革命豈不是革回來了嗎？」鄭先生回答不出，不是，或許他有什麼話不敢說出來。我真正莫明其妙，我讀了莫泊桑短篇小說集第一集，使我更痛恨這樣剝奪者的社會，有階級的社會，我要做一個現代的莫泊桑；我不但只是寫實，並且要給社會追求一條光明的出路。

東魯。
九月二十七日。

非祖兄！

我前天托你向常玉峯借兩本歷史的參考書來看看，不知他現在可以不可以暫且借一下？我們學校教的歷史，一開頭我就不懂，我們的教習上課，只是照了課本顛三倒四地重複幾遍，我們還是不懂。譬如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商務印書館的初中用書）解釋「歷史是什麼」這一問題說：

「……而且人類最喜歡想念過去的事，不但自己個人過

去的事，便是自己一家的甚至所住在地方的過去情形，都要曉得。年紀愈大，求知的心愈廣；連全世界，全人類，過去的情形，也要曉得了。就有學者，把這種過去情形，記在書上，給我們知道；就叫做「歷史」。

這是我們初中的歷史的開山白，已經把我們的頭腦子弄昏了。在這一段之中，我們班裏多數同學都發生以下幾個疑問：

(1) 人類爲什麼「最喜歡想念過去的事」？

(2) 人類爲什麼「年紀愈大，求知的心愈廣」？爲什麼「要曉得過去的情形」？

(3) 「學者」爲什麼要把「這種過去的情形，記在書上」？他

們所記的究竟是些什麼事？

我們的歷史教員給我們解釋得才叫妙咧，他說：

(1) 人類因爲是「萬物之靈」他比一切動物的精神作用都高妙靈敏，他尤富於記憶力，所以他最喜歡想念過去的事。

(2) 人類既富於記憶力，所以年紀愈大，經驗愈多，經驗既多，做事愈有效力，而且年紀大了，生活也愈繁雜，所以求知的心也愈廣。

(3) 學者就是社會中有學識的先進分子，他們爲人類文化計，爲滿足人類求知慾望計，所以把過去的事記在書上。至於所記的事，無非是些國家社會的政治，經濟，禮教，文物等等，總而言之，聖賢豪傑的嘉言懿行。

於是辨論就開始了。我們認爲他的解釋不能滿意。第一，人爲萬物之靈這句話不是絕對的。人固有靈，萬物也不是無靈，而且他們的靈的區別也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這是一。『人類最富於記憶力』這一句話，不是原因而是結果。就是說人類之富於記憶力不是生而就是這樣的，不然，那人除非是像基督教所說的上帝不可。這是二。人類記憶力的問題不能解決，則所謂年紀愈大，經驗愈多……所以求知的心也愈廣的解答，也就要待商量。這是三。他對於我們所提出的第三個問題的解答更是莫明其妙，『所記的事無非是……聖賢豪傑的嘉言懿行，』難道我們的歷史的任務就是這些陳死人的所謂『言』『行』嗎？難道歷史就是這些聖賢豪傑的傳記嗎？這是四。

我們的歷史教員正言厲色地特別地先答辨我們第四條的疑問，他說，你們請看看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下冊第六編第一章所說的，就明白了，牠說：「所有宗教倫理，道德，法律，以及農工商事業，那一件不是從思想發生的？」這真教我更莫明其妙了。我要問：

(1) 宗教是什麼？要照着青年會，聖公會，耶穌教堂的神甫牧師們宣教的時候的胡說亂道，那世界萬物都是上帝七日七夜造出來的，這只有上帝知道，只有鬼相信！這種宗教既由思想發生，為什麼思想要發生這種胡說亂道的神秘的宗教呢？思想又何由而生的呢？

(2) 倫理是什麼？我們的教員說，「人與人之相互間的應守之義務觀念，」一人對於社會之義務法則。」我又問他，「人與人的關

係是思想創出來的呢，還是思想由人與人的關係而發生的呢？而且古時人與人的相互間之義務觀念是古今一樣的呢，還是隨時代為轉移的呢？若是隨時代為轉移的，那麼為什麼思想不創造一個永久不變的倫理呢？

(3) 道德、法律以及農、工、商業，若果都是從思想發生的，那種思想究為什麼要創造這些道德、法律等等？教員說，「道德所以教人忠孝節義禮義廉恥，法律所以制裁那些破壞國家社會的公共安寧與秩序……」我又問道：「為什麼教人忠孝節義禮義廉恥為什麼破壞國家社會的公共安寧與秩序而所謂「國家」是誰的國家，所謂「社會」又是誰的社會？」教員先生便啞口不言，這其間似

乎有什麼秘密，I don't know

以上就是我們的歷史這一門裏所演的滑稽劇，你那兒怎樣？我想歷史一定是很有趣味的東西，若是有好教材，好教員的話，現在真是乾燥無味，簡直好像一個半死不活的人坐在講台上說鬼話似的，到不如到城隍廟裏或是街市上去聽那說書的說七俠五義或是三國演義的好。因此我對於功課，也就不大上緊了。管牠媽的！玩一天是

一天橫豎是 Play Play Play

你的莫名。二月二十日。

親愛的莫名！

你真有點發癡。我們中學生有什麼參考書？一來我們是沒有這麼多的錢去買，二來我們也用不着這麼多的錢去買。常玉峯你聽誰說的？他有什麼歷史的參考書？我告訴你，他的歷史參考書，什麼參考書，一切一切的參考書，都在跳舞場，音樂會，戲園，電影院，咖啡館等等地方！他上課，不過是個名色罷了。他白天總是沒有精神，上了教室，便打瞌睡，一到吃了晚飯，他的精神就來了。趕到九點鐘學校打過就寢鐘以後，他就去找參考書去了。他不但找參考書，並且還是實行分組研究的「道爾頓制」。他有一個小團體，朱大林，李士祿，黃冠禮，趙白文都是他的團員。學校的茶房是和他們勾通一氣的，就寢鐘一打，他

們各人都即刻上床，裝成鼾聲如雷似的，這是催促校長和負寢室監督之責的職員們去睡覺的表示。趕到職教員一就寢，他們馬上偷偷地從床上爬起來，一個一個都猴子一般，鞋子拿在手裏，襪底朝地，溜出大門。他們一去，總是四五個鐘頭才回來，回來總是我起來給他們開門。

有一天，我因為白天踢球，疲倦得厲害，他們出去之後，我便關起門來，那知我睡得太沉了，一覺睡來，窗戶外邊已漸漸透出白色來，我一驚抬起頭來，向各人床上一望，床上都空着，心裏一想不好，難道他們昨夜都沒回來嗎？開開房門，他們都跳進來，和我大鬧，我這才曉得，他們打門打不開，無奈何，只得和茶房在一個床上橫躺着，睡了一夜。

你想他們有什麼參考書可供參考？

至於中學校的功課，大致各處都差不多，所採用的課本，也大致相同。你說商務印書館所出的歷史教科書，糊裏糊塗，我看別的書店裏出的一些教科書，也都一樣。因為現在這個時候總是有錢的佔有大勢力，政府又隱隱地做了牠們的靠山。書店裏的教科書，要是其中有妨害他們或是啓發平民和一班窮人子弟，反抗有錢有勢的人的話，或是含有不利於他們的現存社會的成分，那他們就不准你出版。而且大書店本身就是資本家，他們自己也就不願出什麼真正啓發平民子弟的教科書，尤其是歷史，他們更要把牠弄得顛三倒四，若果真要從頭到尾算清這一筆幾千年人類歷史的總賬的話，那現社會

的存在，恐怕就要發生問題。從前的歷史不用談了，就依我們現在所讀的，你的信中所討論的歷史教本來說，也就够糟的了。你所發的疑問，非常之對，我也曾在我們的歷史班中發過同樣的問題。教員的答覆，也和你們的貴老師的見解差不多。我們就商務印書館所出的初級中學歷史教科書上看來，牠的最大的毛病，就是你所提出來研究的一句話：「所有宗教，倫理，道德，法律以及農工商事業，那一件不是從思想發生的。」你所懷疑的種種問題，實在是我們應該提出的問題；牠這種說法，就是說：思想產生所有宗教，倫理，道德，法律以及農工商事業，那末，人類的歷史，就是思想的歷史，思想創造一切。殊不知，大大地相反。向來對於人類的歷史本來有個兩絕對不同的意見。第

一種意見，就是我們的教科書上的意見，牠以爲歷史所記載的人類的生活狀況，即宗教，倫理，道德，法律以及農工商事業的各種情形的記錄，就是人類思想活動的記錄。這些思想自然不是平常人的思想，而是所謂聖賢豪傑，偉人名士的思想。那末，思想支配着歷史了。第二種意見却不是這樣，牠以爲：

(1) 歷史是人類生活的記錄。

(2) 人類生活是什麼呢？自然是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的歷史和人類與人類關係的歷史。

(3) 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人類征服自然。人類與人類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除了古代共產主義社會，人類中互相爭

翻的事實，就是這一部分人同那一部人相打的歷史，或是這一部分征服那一部分，這一部分反抗那一部分的歷史。

(4) 思想絕不是可以無緣無故地產出宗教、法律、道德、倫理、工商各種實際生活的法則和事實，既然不是無緣無故，那末牠必有一個來源。來源是什麼呢？就是某一個時代，某一個地方，某一民族，某一社會，各有不同的物質生活的實際狀況，有了某一種實際生活的狀況，就生出適應某一種實際生活狀況的思想。所謂宗教、道德、倫理、法律等等，不是由思想而生，乃是實際生活狀況在各種不同的思想上的反映。我們的教科書所說的，剛剛相反，好比本來是爸爸生兒子，牠偏要說，兒子生爸爸；本來是生活產生思想，牠偏說思想產生生活。

如農工商業等都是從思想產生出來的。

所以我們研究歷史，首先要把穩以上四點，不然的話，那就墮入深淵，一輩子也跳不出來。譬如我們餓的思想，是必須由餓的經驗而後形成的；凍的思想，是必須經過冷的經驗而後形成的；殺人的思想，是由客觀的事實，刺激他的心理作用而後發生的；革命的思想，也是由種種客觀的壓迫所逼成的；社會的經濟組織，不須要維持家族的親子關係，那末，所謂孝弟的倫理觀念，就要塌台；生產發達到了大工業的工廠制度，千萬不相識的男女工聚在一個工廠裏，或是資本主義化以後的都市社會的男女關係，打倒了千千萬萬的「節孝坊」，取消了守寡或所謂「貞操」問題。從前的我是爸爸的媽媽，現在的

我，是我自己的，再進一步說，我是平民階級的社會的，爲什麼呢？時代的關係不同，社會的生活變化了呀！從前看見了某個女子偷漢子，覺得以爲可恥，現在看見我的阿姊阿姑和某人某人戀愛，交好，覺得甚爲平常，思想的今昔真大大不同了，爲什麼呢？時代不同，社會變化了呀，這些話只得背着人，你我互相談天罷了，若是對着教習們說了，他們一定會說我們是有意搗亂或是桀驁不馴的孩子。他們是要造成一大堆肉機械，以備他們送給國內國外的錢鬼子們，給他們做剝削的對象或剝削其他一切窮人的工具，你看對不對呢？

下次來信，不要寄到學校裏，因爲校長頂討厭，他常常拆我們的信看。最好你寄在我的大姐家，她的住址你是曉得的。

三

你的非祖。

二月二十四日。

親愛的非祖兄！

你的覆信真說得不錯。我看了你的信後，又重新把我們的歷史教科書拿過來看一看，越發發現牠的許多矛盾的地方，我再把牠寫出來，你看對不對：

(1) 第二册(下册)歷史教科書第一章概論第一節說「人類思想發達的原故，一由於實際上解決困難的需要，一由於好奇心，」這句話的上半截是對的，下半截我却有點懷疑。因為「所有宗

教，倫理，道德，法律，「社會和國家」，「以及農工商事業」一切一切，那一件是由什麼好奇心發生出來的呢？忠孝節義的思想是由「好奇心」產生出來的呢，還是由於解決實際上的困難產生出來的呢？自然是由於解決實際上的困難。幾何學的思想，是由於解決實際困難問題而生的呢，抑係由好奇心而生的呢？自然是由於解決實際困難問題而生的。那末，「由於好奇心」這一句話，是我們教科書上的自己的矛盾了，對不對？

(2) 既說是「人類思想發達的原故」，「由於實際上解決困難的需要」，又說「所有宗教，倫理，道德，法律以及農工商事業，那一件不是從思想發生的」，由前一句說，是思想生於實際的生活，由後

一句話說，又是實際生活生於思想，這不是我們的教科書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對不對？

(3) 歷史教科書又說：「人類所住地方，或是高山大陸，或是濱海水鄉；那地的氣候物產，或是風物寒涼，或是溫和富盛；人受了天然的感化，思想已各不同……這就是東西洋思潮，各自分派的緣故。」(第六編，人類思想的變遷二至三頁) 這話我也有些懷疑，人類思想要受地理氣候的影響，這在一定的範圍之內，我們不能否認，但這一種影響是不是絕對的呢？就是說，東西洋的地理不同，影響到東西洋的思想，是不是絕對的呢？是不是東西洋的兩個不同的思想，也有牠們相同之點呢？就是牠們的異點，是不是永遠不能趨於相同

之途呢？若說是他們的思想沒有相同之點，那爲什麼在哲學方面，西洋有唯心唯物之分，東洋也有唯心唯物之分；在政治方面，西洋有民主與專制之爭，東洋也有民主與專制之爭；在社會方面，西洋有資本與勞工的衝突，東洋也有資本與勞工的衝突；在經濟方面，西洋有資本主義的統制，東洋也有資本主義的統制呢？這不是相同的地方嗎？而且在十八世紀，歐洲就起了工業革命，而我們中國的工業革命，才是近數十年來的事；歐洲的男女自由戀愛，自由結婚，這種思想，早已成了家常便飯了，我們中國近十數年來，才有這種思想，漸漸地見諸實行；西洋的工人罷工，爭自由的思想，老早就有了，我們中國的工人爭自由，罷工等等思想，只是近來才有。時間先後雖有不同，然而到了

成了事實，却沒有什麼不同，那末，東西洋的思想受地理的影響不是絕對的了，不但不是絕對的，並且影響是不甚重要的了，對不對？

(4) 歷史教科書第六編又說：「印度人民最崇拜的甘地 (Gandhi)，更要恢復印度的舊道德；西方的文化和思想，多被他反對。他提倡不合作運動 (Non-coöperation movement)，勸印度人不做英國官吏，不入英國學校，不用英貨；這種消極的革命，原是弱者抵抗強者的一法，但也足證明印度思想的大概了。」(五頁) 我們的歷史教員講到這裏，盛稱印度這種思想的特別，並把甘地吹得怎樣的偉大。我們問他：(a) 這種消極的抵抗，在印度盛行，固然有牠的物質上的原因，然而你相信在其他各民族沒有這種運動麼？(b) 民衆對於政

治的壓迫或經濟壓迫的抵抗，不到萬不得已，決不會拿起武器做流血的鬪爭的，消極抵抗，是積極抵抗之前的一個必經的階段，如工人罷工，商人罷市，教員罷教，學生罷學，抵制日貨，抗稅，抗租等等，這都是每一種政變或大革命之前夜的必經的序幕，甘地不過來得更普遍些罷了，這些不能死板地做爲印度思想特別與其他思想顯然的特徵。不然，你看罷，這位甘老爹的不合作的無力，不久就會使印度的民衆，尤其是印度的工農羣衆，大大地失望的，或則不久就會被最狡猾的英國的資產階級用軟硬手段把他壓迫下去，或則因此激起印人的積極的抵抗（這是必然的，不過早遲不能預言罷了），因爲印度的一般民衆的革命思想，正向着世界的北極而熱烈地發展，發展到

了一定程度，他就會把英國的帝國主義趕走，甘老爹的不合作運動，也就要和舊印度的思想同時「嗚呼哀哉」了！這話對不對呢？是不對的話，那你相信所謂「印度思想」、「西洋思想」與「中國思想」等等，將永久保持牠們的此疆彼界，沒有融化而為一個整個的國際的新思想之一日麼？

以上四個意見，都是我隨便寫出來的，你比我的學問好，尤其是歷史，自然可以指教我。我讀我們的歷史教科書，感覺不到一點興趣，而以我的懷疑去質問教員，教員又含糊糊地答覆我，若再追緊一點，他簡直說我的思想含有危險的成分，真是奇怪。他媽的，率性不研究牠了。我現在上歷史課，就是讀小說，或是讀社會科學書，前一個星

期我讀了一部高爾基的回憶瑣記和一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這兩部書都很有趣。讀這些書真比教員教什麼歷史有趣得百倍，我就這樣幹下去了。

你的莫名。
二月二十八日。

四

親愛的莫名！

來信是今天早上收到的，你對於歷史教科書的批評，非常有理，所提出來的幾個問題，都極有確實研究的必要。思想的發生，當然是由於實際生活的需要，絕不是由於什麼好奇心。有些人說，宗教由於

好奇或驚奇的心情，而生其實宗教的產生也是由於實際生活的要求。爲什麼呢？我們不看那城隍廟裏的城隍嗎？他的衣冠完全和帝制時代一樣，他的招牌也是彰善罰惡；至於兩廡的十殿閻王各式各種的恐怖的象徵如所謂「鍾子山」、「奈何橋」、「下油鍋」、「小鬼推磨」等等，皆是和人世間的各種威脅人民的制度十九相像，牠們的作用也是一樣。又如耶穌教總是教人忍耐，不要反抗統治階級，不要反抗資本家，由此可知宗教神權，實在就是剝削階級統治階級的從精神方面壓迫被剝削階級的一個最有效的工具。這是一。

思想是實際生活的產物，就是說思想是由人類的腦髓接受了客觀的物質的活動的反映，也就是說人類實際生活決定他的思想；

不是他的思想決定他的生活，而且思想根本就是物質活動的反映，不但客觀的一切皆是物質的活動，即人類自己的腦髓作用本身也是就物質，所謂主觀同時即是客觀。我們的教科書上所說的農工商業等等皆產生於思想，實在是不通，是矛盾，這是二。

地理環境影響於人的思想，不是絕對的決定的，不但不是絕對的決定的，而且越到工業文明發展科學技術發展，則牠的對於思想的影響越少。你所舉的例子，足夠證明地理影響，在國際的將來的普遍共同的趨向上，並沒有多大作用，而且絕不能作為東西洋思想之特徵的必要條件。這是三。

甘地老爹的「不合作運動」是小資產的一種向右的運動；這

與那些專做陰謀、暗殺、軍事投機、小資產階級的向左的行動，恰恰相反，然而這些行動都足以阻礙真正的無產階級的大革命的運動。這些向右或向左的運動與行動，只有小資產階級才有，他們對於政權的進取，不是平和地走到前一運動，就是激烈地走到後一行動。這都是革命的前期所必經的過程；前一派幻想以和平的消極的抵抗，取得政權，消滅強敵。後一派幻想用秘密的，少數人的激烈行動或武裝暴動，顛覆統治階級。他們的行動的表面，似乎極端相反，然而其同為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則一模兩樣。前一幻想，是忘記了或忽視了統治階級的顛覆，是必須用羣衆的暴力才可以完成的；後一個幻想是忘記了或忽視了秘密的組織應與公開的活動的聯繫，軍事行動的基

本力量應放在廣大的有組織的羣衆的示威運動到武裝活動的這一原則之上。後一說的事實，我們可就中國近幾年來的歷史看一看，便可得其大概。前一說則近日印度抗英的運動，明明白白地給我們證明了。我今天在閱報室看見本埠各報，關於國際新聞，都有下面這樣的記載：

「今日開審喀爾喀特市長桑古浦大時，聚集法庭外之羣衆，忽與警察發生衝突，致傷百餘人，內有警察三十及有聲望之印人一。問其肇禍原因，乃由民衆一隊之印人領袖擊一警察而起。於是衆乃以石擲警察，直至大隊軍警馳至而後已。」——路透電十九日仰光電。

在這段記事裏，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兩個結論：

(1) 甘地老爹的「不合作」的消極抵抗的幻想所得的英國帝國主義的回答是：輕則置諸不理，重則軍警干涉。若果只像甘地老爹這樣鬧下去，任你到什麼地方去「不合作」，都無奈英國的主人何。

(2) 但是天地間的事情，往往人的目的本在東，而所得的結果，恰恰與牠相反，不在東而在西。康有爲，梁啓超，戊戌變政的目的，本來是保皇，然而這一政變的結果，是廢科舉，設學堂，興實業，於是而民族革命之思想浸淫於一般人的腦筋，而滿清以倒，君主政體以廢。世事的變動，往往非拘於形式邏輯的人所能預料。（這是我的大表兄常

常告訴我的，我覺得很有道理。）甘地老爹今日運動的形勢，恐怕很和我上邊所說的相像。這一運動，只有兩個結果，一個是英國帝國主義，到了相當時機，一面用武力威迫其羣衆，一面用金錢收買其領袖，使之無形歸於暗淡。或則印度的積極的革命黨，有堅強的組織，有適當的指導，把「不合作」的消極的抵抗，變成積極武裝暴動，打倒英國的統治，建立工農專政。羣衆的情緒，必不如甘地老爹所預期，一定要走到和統治階級的武裝衝突。但不知印度的革命黨是否可以給我們爭此一口氣罷了。

這種不合作運動在各國的革命之前期，多多少少都有這麼一種類似的運動，但絕不足爲訓，尤不應列入教科書，垂爲典型，若是作

爲史料，教員也應當根據我們真正的革命的歷史觀的立足點對我們學生反覆說明，免得我們都做了甘地老爹的徒子徒孫，無形之中，又給統治階級——帝國主義與本國的統治階級——加上一層心理上的保障，然而我們現在這些教員先生們，我的天爺，怎樣能辦得到！

“Be careful what you sow.”

“Forseed will surely grow!”

他們現在教我們的時候，既不能 careful 去 sow，那末，seed 也就不能 surely grow，你以爲何如？

你的非祖。
二月二十日。

五

非祖！

你來信談到教歷史的對於甘地老爹的「不合作」的運動不能加以積極的批評，使我們青年知所取捨，深致不滿，我非常贊成你對於甘地老爹的運動的嚴正的批評。真的，今天報上載了一段消息說是英帝國主義者對於甘地老爹這樣反抗的老把戲，外面表示寬厚態度，不加干涉，這個老帝國主義的狐狸精真乖巧，真狡猾！

我們的歷史現在講到了第二章東方的思想，有些地方我是不明白，有些却很有趣，可恨教員不好好給我們解釋。我以為有趣的是：

(1) 易經上的「八卦」問題。老實說，卦這倒楣的東西，我不大懂，但是歷史上說，牠的神秘就是陰陽二氣。所謂「一奇爲陽，一耦爲陰，乾坤是純陽純陰，餘卦是陰陽互雜，世間萬事萬物，都是陰陽配成；如天地，日月，男女，雌雄，善惡，剛柔等類……」依我看來，這裏所謂「一」好比是男人的陽物，所謂「二」好比是女人的陰物，牠兩兒在一塊，一定要衝突，衝突的結果，就會生出小男小女，小陽小陰來了。不但男女是如此，無論什麼一種東西，總有兩個對立的原素，在那兒互相衝突，有了衝突，就有變化；有了不斷的衝突，就有不斷的變化。譬如我們任何一個青年人罷，我們的生命是在生長着的，然而同時就有生命的一部分隨着死去；有一部分死去，同時就有一部分在生長。

又譬如現在在社會間當道的人們罷，眼前看着他們在走運，享福，出風頭，不可一世，然而他的左右前後，已經伏着許多和他衝突的分子，暗暗地和他對立，暗暗地掘他的墳墓，到了一定時間，他的運氣，幸福等等都歸烏有了。現在的工人農民，似乎是一人善被人欺，「永無出頭之日」了，然而他們漸漸地從各處不同的地方，集攏在廣大的工業範圍裏，習慣了大集團的生活，學得了鬭爭的方法，覺悟到人的被壓迫的最大最深，最久，最不可忍受的仇恨，認識了前途的光明，看清了敵人的營壘，那久而久之，就有出頭之一日。但是我們的教員，他是不敢給我們解釋這個道理的。

(2) 孔子這位先生實在是個最滑頭不過的傢伙了。孔子生在

貴族極盛的時代，當時貴族都要學習六藝，最要的就是禮樂；所以他就刪詩書，訂禮樂，做春秋，注易經。我看禮樂不過拿來幫助貴族對付非貴族的平民奴隸的工具罷了，而我們的教科書上說，他的本意是想養成國人道德，都做士君子。我問教員：所謂「國人」是指當時的全國人呢，還是一部分人呢？若是一部分的話，那是什麼人呢？若依「都做士君子」這一句話推測，所謂「國人」當然不是全國的人而是指的全國中的支配階級的貴族，那末，孔子這裏所謂道德自然要分兩部分：一是君子的道德，即支配階級的貴族的道德；一是小人的道德，即被支配階級的奴隸的道德，若是「芻豢吞棗」地說個道德，那就糊塗死我也！然而我們的教員不知其所以，我們也就無從證明這

種見解之是或非，

(3) 教科書上說：「孔子最重視的是仁義。」說：「仁者愛人，」
 「見義不爲無勇也。」這兩句話，我也有點不明白。「仁」是什麼東西，
 孔二老爹一定答道「愛人，」但是我要問愛什麼人？「義」是什麼東西，
 孔二老爹又要答道：「要勇於有爲，」這話等於沒有回答。我們現在先要解答第一步的問題然後才可以進而到第二步愛什麼人，
 怎樣地愛法，怎樣地勇法。我最討厭這樣抽象的神秘的字眼兒。我以為這些兩手兩脚的「仁者」所愛的「人」並不是街上走的任何人，
 而是和他們利害相同的人，換句話說，就是同他們生活在同樣的社會基礎上的人，不然的話，我們的學校裏，只有有錢的才能進來，

叫化子的孩子們，怎樣沒有一個得到我們這些仁者的教員先生，校長先生的愛呢？那些統治階級的軍人又怎樣好不動情地屠殺平民呢？他們的「愛人」的仁心那裏去了？其實孔子並沒有錯，他的「仁者」所謂「愛人」都是指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而言，不然的話，就是統治階級「貓哭老鼠」的「愛人」罷了。

「見義不爲無勇」一條也可做如是觀。

(4) 教科書上說：「孔、老、墨三子有一個共同的思想，是不喜歡戰爭。」這就是反對戰爭了。但是他們三位老先生雖然都反對戰爭，却各人對於防止戰爭的態度不同。孔、老、墨三子以爲人只要有禮讓就可以把他們的競爭消滅了，所以他說：「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這句話怎樣解釋，教員也沒弄清楚；依我看來，就是說，只要能以禮讓去

治國還有什麼爭端呢？但是我們曉得山西的閻錫山不久還在那兒通電大發揮『禮讓爲國』的偉論，話才落音，他們便拿起武裝來相打了。好一個禮讓爲國！孔二老爹這句語，從此更要丟到毛廁裏去了。老聃這位老頭子只是潑口大罵『兵者不祥之器』，但是怎樣取消這種不祥之器？想知道怎樣取消這種不祥之器，必須先曉得這種不祥之器是何自而生的。若只是一味蠻說牠是不祥之器，而不想方設法，把牠除去，那有何用呢？而且『兵』也在乎人用。若是兵權在壞人手裏，用以殺好人，固然是不祥，然而若是操在好人手裏，用以禦侮，用以殺賊，那便是祥器了。又如工廠老板仗着軍警去彈壓工人，政府藉口『維持秩序』去屠殺民衆，那真是不祥之器，若是兵是操自民衆

方面，代表民衆利益，尤其是工農大多數羣衆的利益，那兵却是大大的吉祥之物了。所以老聃老爹這話也不過是他那時一種消極反抗的思潮的代表罷了。墨翟這個傢伙就不同了。他既不像孔二老爹那樣咬文嚼字，搖頭擺腦地去禮讓，也不像老子那樣去空發狠。他反對戰爭，然而他却知道戰爭是一個事實問題，要反對戰爭，也必須是個事實問題，就是說，只有以戰爭才可防止戰爭，只有以防禦的戰爭才可防止攻擊的戰爭，所以楚要攻宋，墨子使他弟子替宋守城，結果楚王不敢攻。在這一點上，我是贊成墨子的辦法。

以上意見，你以爲如何？

不久我們要放春假了；學校的一班有錢的學生，因爲校長組織

了一個「西湖旅行團」他們都喜歡得覺都睏不着了。我們幾個窮小子也組織一個旅行團，却是一文不花。頂多大家各自帶點吃食。預定放假日結隊徒步到吳淞去看大海，並做一次野宴。我父親給我一塊錢，母親也給我一塊錢，我打算買兩塊黑麵包，四分之一磅的 Butter，再買一點臘腸，油雞之類，若是錢還有的話，再買一瓶啤酒，那真快活極了。你願加入麼？快回我信。

你的莫名。
三月十四日。

六

親愛的莫名！

你的「歷史觀」非常有趣，我看你這種見解有點危險，因為由你這種見解推下去，勢必要把現在一切既存的學說，思想，制度，總而言之，社會關係推翻。我自然是你的一個信徒，恐怕也是唯一的信徒。我因為母親病了，天天心裏牢不是味，昏頭昏腦，所以一直遷延到今，沒回你的信，實在對不起。茲特振起精神，簡單答覆如下：

(一) 甘地老爹的不合作的反抗運動的夢，近日更由事實證明他的昏庸懦弱，無能無勇了。他教印度人不吃英帝國主義者製的鹽，人民須自己去吸海水為鹽，然而英帝主義的走狗警察，不許他們製鹽，沒收他們的工具，逮捕他們，羣衆稍有反抗，便開槍轟擊，甘地老爹的一個兒郎和他的一些得力的助手，漸漸都被英帝國主義者的巨

掌抓了去，甘地老爹的夢是終不會醒的了，然而羣衆，我想不會終久跟他做一輩子昏夢的。他們會漸漸地醒了過來，覺得甘老爹的死無用，到了那時他們就要猛然一跳，從這一端跳到那一端，從消極的抵抗，轉到積極的抵抗，從不合作主義變到武裝反抗的實際行動，於是我們就要給甘老爹的主義和英帝國主義的印度統治權一齊撞起喪鐘來了！

(2) 你的易理說得很特別且有道理，但我有兩點要稍微補充一點意見：(a) 易經上的所謂卦，就是古代原始人類「拜物教」的特徵，所謂乾卦就是象徵男子的生殖器，坤卦就是象徵女子的那個東西，說穿了實在沒有什麼神奇，不過經了一些替統治者階級的文

明辯護的無恥的學者，就把這種平常的事體，化爲神奇了。(b) 眼前出風頭，享幸福的人或少數團體或階級，到了一定時間，他的氣運幸福等等都歸烏有了，這話也有一半對；就是說我們對於不平的社會——政治的和經濟的——不能等牠自己的崩潰，其實我們要不用暴力摧毀牠，牠不會自己崩潰的。若不理會得這一點，那我們就變成聽天由命的順民了。

(3) 道德仁義這些空洞的名詞，我們已聽得不要聽了；但是牠的內容却不是固定的，在某一時代，有某一時代的道德仁義，在某一社會，有某一社會的道德仁義。所謂道德仁義就是倫理。在封建時代，君與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然而在資產階級，「君」完全變成死狗，

「父」的威風也漸漸地減少了，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或是共產主義的大同社會裏，父子都是社會的個員，各有其對於社會的義務與權利；他們互相之間，也各有其相互間的義務與權利。兒子固然不能無故地對老子不起，老子也不能無故地對兒子不起。這種倫理，依我看來，不過是根據某一個社會的當權的階級的利益關係，定出彼此相互共守的信條以範圍這一個社會全體的行動。我們在現在固然說不到共產主義的大同社會的倫理，但是我們一定要肅清封建殘餘的倫理，推翻資產階級社會的倫理。孔子也罷，孟子也罷，什麼黨也罷，什麼政府也罷，我們的倫理的觀點，一定要站在勞動階級與廣大的貧農羣衆的階級利益的立場。

(4) 墨子反對戰爭固然是比孔子老子進一步，然而他也只對戰爭取守勢，並沒有積極地用攻勢去反對侵略的戰爭，這是一；而且墨子雖然有那種義俠的行爲，但他不是從大多數的勞苦羣衆的利益出發的。師墨子之道，摩頂放踵，至多也不過比甘地老爹的辦法稍勝一籌，我們現在也用不着牠。

總而言之，我們的思想要另外找路子，若是靠着我們學校裏的教科書來做指導，那就是「老鼠鑽牛角」了。不但歷史教科書就是英文教科書也是這樣。譬如我們讀的初級中學英文讀本文法合編第一冊（商務印書館出版）那首“Beautiful Things”短詩：

Beautiful ground on which we tread.

Beautiful sky above our head,
Beautiful sun that shines is bright,
Beautiful stars with glittering light,
Beautiful summer, beautiful spring,
Beautiful birds that merrily sing,
Beautiful lily, beautiful rose,
Beautiful trees and woods so green,
Beautiful buds and blossoms seen,
Beautiful every little blade,
Beautiful all that God has made!

你看這首短詩上面各句說的多麼 Beautiful 但是末尾一句：Beautiful all that God has made” 却把我們從美麗的大自然的母親懷中拖到一個神出鬼沒莫明其妙的 “God” 的深阱中，把我們推到昏天黑地的五里霧中。一班教育家鎮日價聲言取締宗教在學校中的宣傳，然而 God 却侵入我們的腦髓裏來了。我們要完全打破對於教科書的癡心妄想，我們要另外找安身立命的地方！

至於你的「旅行團」的計畫，我非常贊成，我一定加入。我們這些小窮鬼只有這樣地取樂，讓他們那些「小財主秧子」去遊西湖去罷！讓他們去遊蘇州的虎邱去罷！

你的非祖
三月十五日。

七

親愛的非祖兄：

你的覆信收到了，我告訴你，我真快活極了！他們天天找女學生做愛人，我們兩個真是一對愛人，你不要笑，你贊成我的意見，我贊成你的意見，我們的思想完全打成一片，這比愛人還要更進一步。

真的吓！我們起來結成一個堅固的團體，

我們要打破舊時代的封建的倫理，

我們也要打破現時代資產階級的倫理，

我們反對戰爭要澈底——，

扯破甘地老爹的『不合作』的旗幟，

要勇敢地積極地對牠取攻勢，

我們反對現在的虛偽的教科書，

我們反對一切形式主義

從一切領域中，尤其是思想界裏，

趕走上帝，趕走這替統治者迷人的上帝！

革命的敬禮！

你的莫名。

三月十九日。

飛雲！

你來信對於我們的那位地理教員大爲誇獎，我實在不敢贊成。這或則是你那天到我們學校裏來正碰到他在這兒講中國的鐵路問題，因爲他是在鐵路上做過事的，自然對於中國這幾條可憐的鐵路講的「天花亂墜」，你便以爲他是了不得，其實也是一個大膿包。他在教室裏授課時，我們常對他開玩笑，這不是我們不尊敬教師，實在是我們倒霉，遇到飯桶教員，反對又反對不掉他，那只好在教室裏

和他鬪百草，我們家鄉俗語叫「磨嘴皮」消磨時光。這個傢伙實在太難，他滿腦子的「中國的思想」就是說他是十足的國家主義者。他把中國以外的國家都看做是夷狄，中國是「中華大國」，「黃帝神明之胄」。他那天講到第八章，人種的區域（初級中學地理教科書下冊，商務出版）特別地起勁。因為上面有這末一段話：

「亞洲的人種即黃種，因十三世紀初葉，蒙古的成吉思汗曾耀兵於遠方，在歷史上發露過十分的光榮，於是別族對

他又有蒙古利亞種的概稱。」（七頁）

他於是就大吹大擂地說中國的民族怎樣怎樣地偉大，怎樣怎樣地光榮，於是他又十分興奮地帶着宣傳，煽動的聲氣，勸勵我們要為中

華民族爭光榮。我們有多半的同學討厭他那種宣教式的講演，但是正在尋他的空子還沒尋着時我就站起來問他道：「成吉思汗是什麼種族的人？」

他帶着輕蔑的樣子答道：「自然是蒙古民族呀！」

我說道：「對了；那末，我們是什麼民族呢？」這句話將出口，全教室的學生轟然一笑，他手足無所措了，嘴要想開，似乎有什麼籍子籍着他似的，臉紅了，紅得就像塗滿了胭脂的女人。然而他終於老羞成怒了，於是就和我大鬧起來，說我不尊敬教師，有意搗亂，並且說我有什麼危險的思想，借題發揮罵了我一大泡子。我也氣極了，索性就和他兩個對來，並且大聲疾呼地指摘他道：「你是地理教習，是中華民

國的地理教習，你至少應該有三種常識：第一，你要曉得中國是由五個民族聯合成成功的，並不是一個民族。第二，中華民國是從反帝國主義的運動中生長出來的。中國的資產階級現在雖然口是心非，醉翁之意不在酒地說些反帝國主義的套話以軟化羣衆，但是羣衆反帝國主義的情緒是從實際的民族利益與階級利益聯繫起來的要求產生出來的。這種運動會一日一日光大起來的。第三，若是第二條所言不能否認，那我們就不能再做那些什麼「耀兵於遠方，在歷史上發露過十分光榮」的迷夢，就是對於這種所謂「光榮」的歷史，也得另換一副眼光來研究，來批評，不能再像那樣歌功頌德似的……」

大家拍起掌來，幾個女生更有趣，她們簡直樂的笑起來。爲什麼呢，這

個傢伙，平常輕侮女性，流於辭色，這次她們當做是我給她們復讎了，是的，也可以這樣說。我的話還沒說完，他就拿起書本兒氣哼哼地跑下堂了，接着就是同學的喝采，校長的教訓和恐嚇。我曉得，我最後在這個學校的命運，不過是以「品行不端」或是「功課不及格」開除，甚至加我以什麼反革命的罪名，送我到司令部監牢去。管他媽的，我暫且痛快一下再說。因你這一贊，惹出了我這一大場表功，哈哈，實在不是表功，不過紀實罷了。

敬禮！

你的學文。

九月十日。

親愛的學文！

我剛才接到你的信，快活極了！你竟因為質疑問難和地理教員衝突，校長又加以威嚇，這自然是你應得的回答，然而全班甚至全校的最大多數的羣衆——學友——都是站在你後面的，這是多麼有價值的一個安慰呵，多麼有價值的一個鼓勵呵！

說到學校的教科書，真正害死人，就拿地理來說罷，其中荒謬絕倫，應該打屁股的地方，真是不一而足，又豈僅如你所舉的一兩樁而已哉！譬如：

(一)地理教科書(和你們所用的一樣的本子)說：「那國家的成立究由何道？大家知道出於當地民族的團結，這個團結的動機怎樣起的？大家也知道自然爲的是共同利害的。那麼，國家的真意，不過標明這是某民族共同組織的興利除害的團體罷了！」(初級中學地理教科書下冊，五二頁)這實在是欺人。國家是由於「民族團結」成立的嗎？這樣的團結果然是「爲的共同利害」嗎？不然，不恰恰相反就拿中華民國這個國家做比罷，牠的結合是由五族而成，但牠絕不是爲的共同利害，而是由於征服在前清則滿洲民族爲征服者，而我們漢蒙回藏都爲被征服者，到了民國，雖說推倒了滿洲的統治，然而我們各民族間的共同的利害，究在什麼地方呢？這其

間既沒有平等的權利，即沒有共同的利害，而外蒙也就因此脫離中國的統治而獨立，我們看牠在未脫離中國的所謂團結以前，又有什麼利？牠既脫離中國的所謂統治，又有什麼害呢？我們再看所謂「日韓合併」，明明是日本征服了高麗，就是說日本是征服者，高麗是被征服者。明明牠們的利害沒有「共同」，只有衝突，然而在征服者方面爲粉飾牠的凶殘面目計，自然要掛着「和平幸福」的招牌，說是甚麼「共同的利害」。這種教科書的說法，說牠是無意呢，那就是混蛋；說牠是有意呢，那更是不可饒恕，這是一。

(二) 牠說：「歐戰終了，局勢乃大變，俄國因革命而崩壞，德國因打敗而割地，奧匈因改政而分裂，於是六強之中，多數已不能自振

了：俄國更是破裂，所以新興的國家，他的境內獨多巴爾幹諸邦本爲大戰的引火線，因此，他們的分裂變化也很厲害，土耳其竟因支撐不住，被擠在洲外了。」這又是一個欺騙。俄國革命以後，雖然脫離出幾個新的國家，這只是表示牠尊重民族自決權的真精神，這只是更加說明了俄國革命與普通所謂民族革命，國民革命不同，而是世界革命之現實的註脚。牠顯然是在各種舊勢力的軟化，陰謀，破壞的包圍中，未脫危險的境地，又怎能說牠是「崩壞」？然而即就現在牠的內容和地位之鞏固而論，我們的中華大國的勢力還是相形見拙

（中東路事件即此一例，）所謂「崩壞」明明是我們中國教育家一相情願的話。土耳其在歐戰以前，牢脫不了列強的勢力的束縛，歐

洲以後，土耳其受了俄國革命和國際間民族獨立運動的影響，首先乘勢建立牠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民族國家，明明是世界政治的一個進步，而竟說牠「因支持不住，被擠在洲（指歐洲）外了」，支持不住，是謠言，恰恰相反，從此以後，牠倒真正支持得住了，那末，被擠在洲外，又有什麼關係呢？況且這也是謠言，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以把牠擠在洲外，不是閉着眼睛瞎說嗎？不是明明白白地把我們向迷途上引嗎？這是二。

我就舉這兩事，也就够了解這種地理教科書之無用與害人，總而言之，這種教科書完全浸透了狹義的國家主義（即帝國主義），狹義的民族主義的精神，這種精神，實在是我們當代多數青年的醜

毒。我們所有一點常識，國際的政治，地理，歷史等等的常識，都不是由這種害人的教科書和這一些飯桶的教員來的，而是由我們看新小說，新社會科學的書籍得來的。我們要瞭解那些所謂「民族的共同的利害」的欺騙和國家之所由成立的理由如何，只要看一看英國之對付愛爾蘭，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日韓合邦」的真實現象就够了。你現在還讀什麼書呢，除了功課以外的話？

你的飛雲。 九月十八日。

三

親愛的飛雲！

Very good! 你的信我收到了。我們的青春時代的紅霞呵，我們的少年的大無畏的精神呵，我們的美麗的，偉大的前途呵，就在我們的大多數的同學偉大的羣衆在我們後面，真的，這是多麼有意義呵！我們的地理教科書中，充滿着狹義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所以牠把國家之所由成立的問題，解釋得花團錦簇，依我看來，這樣解釋國家有點靠不住，任德全罵我，說我不愛國，並說，「有些混蛋在那兒宣傳：

「國家的政權是一種組織，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是資產階級的組織，在這種組織中一切的人依一定的方法分配職務；在軍隊中，軍官是從有錢人中挑選出來的，同樣，行政

方面，閣員也是富人，無產階級爲政權而爭鬪究竟反對誰呢？首先就是這個資產階級的組織……這樣破壞舊的政權，創造新的政權……這就是說，奪取國家政權並不是奪取舊有的組織，而是創造新的組織——在爭鬪中勝利的階級的組織。」

你看，這豈不是：

1. 國家不是由什麼民族的共同利害而團結，乃是由於民族的壓迫，即強者侵略弱者而產生的

2. 國家不是由對外而產生，是由於對內而產生；有了對內的階級的征服者與被征服者，才有民族間的征服者與被征服者；

3. 國家不是階級的調和機關而是階級爭鬪的武器；

4. 有了階級，便有階級衝突；有了階級衝突，便有階級鬪爭；有了階級鬪爭，結果一定有國家這個政治組織。

老任的話，我不敢妄加可否，但我覺得他的分析所得的結論是對的。他雖然從反對方面立論，然而我時常拿歷史的（自然不是我們學校及一般所謂教育家所說的歷史）事實來做參證，覺得這個結論比我們地理教科書上所下的國家的定義，要完滿得多。而且照地理教科書上的說法推論下去，國家這個政治組織，好像是人類社會的永遠不可或離的一個東西似的，這在階級社會的壓迫階級剝削階級的觀點上，自然是一個必然的結論，實在不然，我們就看現代

的國家組織就可以曉得了；國家的組織大概可分三類：

(一)封建階級的國家。牠的特點是：

1. 國家的經濟尚滯留在農業，手工業的生產狀態中；
2. 一切社會的組織都建築在大地主地租及高利貸的剝削的關係之上的；
3. 一切風俗，習慣，倫理都是適應封建階級的要求的；
4. 產業工人的數量質量都是極微末極幼稚的；
5. 政權完全操在少數大地主，軍閥，劣紳，土豪手內；
6. 大多數民衆蟄伏於嚴刑峻罰威逼利誘的恐怖的奴隸關係之下，毫無自由可言；

7. 大多數人民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就是說大多數的農民及城市貧民受不到教育，教育是爲貴族設的；

8. 這種社會組織一遇到資本主義的勢力侵入，便變成帝國主義壓迫殖民地的工具。

(二) 資產階級的國家牠的特點是：

1. 國家的經濟已經工業化，大生產已發達；
2. 從前手工業和農業經濟相繼崩潰，建築在這個經濟基礎上面的社會組織即封建制度也就相繼崩潰；
3. 一切風俗，習慣，道德，倫理均尊重個人自由；
4. 產業工人的勢力日益擴大；手工業，小農業，相繼破產，漸漸

漸無產階級化

5. 政權完全操在大資產階級手中，而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者時時站在資產階級方面破壞工人運動；

6. 民衆在法律上得着所謂「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等自由；

7. 一般民衆在名義上得着普通選舉權；

8. 一方面剝削本國內的勞動階級一方面又剝削殖民地及弱小民族，以保持牠那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結果變成現在的帝國主義；

9. 至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國家，牠的資產階級一方面與本國內的封建殘餘的剝

削的勢力結合在一起，一方面做帝國主義的經紀人，就形成一個最反動的所謂民主政治。

(三)第三類的國家既不是封建階級的國家，也不是資產階級的國家，而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牠的特點是：

1. 政權黨權操諸工人貧農手中，就是說，牠聯合一般貧民以武力取得政權以擁護貧民的利益；
2. 工廠歸工人，土地歸農民，就是說，沒收資本家的工廠與地主的土地以消滅資本主義的基礎；
3. 各民族一律平等，無條件地得以自由聯合或脫離而獨立；

4. 大多數民衆——工農階級——得着確實的生活保障；
5. 施行真正絕對免費的教育；
6. 無產階級一律有受高等教育，享受高等文化，優美娛樂的機會；
7. 不但封建社會的一切舊習慣，風俗，倫理，道德不能存在，即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倫理，風尚也都消滅乾淨，人們完全生活在共同勞動，共同享受，或是強迫勞動，「不勞動者不得食」的關係上面；
8. 一切剝削階級，寄生階級漸次消滅；
9. 實施工業電氣化，農業電氣化，進而小資產階級，中農，小

農都使之無產階級化，資本主義遂完全絕跡，共產主義的

社會亦即漸次完成。

由是而之焉，則大同社會可期，而階級對立富然漸歸消滅。階級一消滅，則階級壓迫的工具的國家，也就成爲贅疣。這些話，老實說，不是我杜撰的，乃是我的阿哥時常寫信來同我說的。我覺得他這一番話很有道理。兩相對照，那我們的地理教科書中關於國家的起源及其作用的解釋完全靠不住了。就是說，牠是以狹義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作觀點要不得，要不得！

革命的敬禮！

你的學文。

九月廿六日。

再者，剛才接到我的阿哥的信，說他們的學校，現在辦得很有活氣，學校當局雖然還是一面以宗教式的熱忱勸學生努力於所謂「和平奮鬥」，一面因為日常的社會之實際生活的鞭促，却也允許我們組織了許多團體，便於與環繞我們學校的社會發生關係，他並且問候你，並問你在幹什麼。

四

親愛的學文！

你來信解釋國家的作用及其起源實在特別新穎，自然和現在流行的地理教科書、歷史教科書中所解釋的有天淵之別，不但中學

校的教科書害死人，卽一班大學校的教科書，甚至頂刮刮的大學教授所著的書，關於種種問題，也有許多非我們「黃口孺子」所能了解的。就如高一涵和胡適之兩位先生罷，他們的學識誰人不知，誰人不曉呢？我們平常雖沒曾讀過他們多少書，但耳鼓裏久已雷鳴也似的時時聽見他們的大名，所以趁着昨天家裏帶了幾塊錢來，我就一氣跑到書店裏買了一部政治學綱要，一部白話文學史。前一部是高一涵先生的大著；後一部是胡適之先生的大著。我晚間翻了一翻政治學綱要，不到十頁，我已經起了不少的疑問，這疑問自然是像我這樣無知無識的孩子才會有，自然不是高先生的著作本身有什麼缺點，然而你我都是青年，彼此都懷着火山似的求知的熱忱，又都不願

馬馬虎虎地囫圇吞棗彼此談談，到也不妨。況且這些問題，都與「國家」的學說有關，現在把我的疑問舉出來，請你來共同研究一下，或則可以啓我的愚蒙。

(一)他說：「照中國儒家的解釋：『政者正也。』或曰『政以正民。』他的用處就在「正人之不正。」「治者理也。」「就是「治理人民。」照孫中山先生的解釋：『政就是衆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衆人的事，便是政治。』這兩種解釋所以不一樣，就因為古代國家的職務與近代國家的職務不一樣。古代的國家是治人的國家，故說政治是治理人民；近代的國家是治事、治事的國家，故說政治是管理衆人的事。」（以上密圈是原書著者加的）「這是高先生大著開宗明義第一

章第一頁的偉論，却是把我弄糊塗了。古代國家的職務與近代國家的職務不一樣，這話是對的，然而把「治人」和「治事」兩個說法，做爲古代國家職務與近代國家職務之「不一樣」的解釋，那就難以索解了。我們曉得古代的皇帝諸侯都是貴族封建階級的代表，他們拿着禮樂征伐，慶賞刑罰，做他們壓迫農奴與剝削平民的保障，這種政治固然是治人的政治，這種國家自然是治人的國家。然而現在的國家，即所謂資產階級的德模克拉西的國家，雖說他們天天喊着平等自由，喊着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我們只要不是瞎子，一睜眼便到處都是實在的例子；我們只要不是沒有知覺，一設想就感到芒刺在背，誰也曉得現在所謂民主政治是騙人

的把戲；誰也曉得現在所謂人民的代議機關——國會是欺人的工具。他們代表誰的利害呢？是工人的嗎？不是的，恰恰相反。他們是代表農民的利害嗎？不是的，恰恰相反。他們是代表資產階級和大地主的利益呵！你再各國的有名的法典的條文是擁護誰個的利益？這或者不是我們末學後生所能參證的，但是我們一看外國牢監裏監禁的一些什麼人，那我們就不言而喻了。外國牢監裏所監禁的不外：1. 革命黨人（在政府說來，則為「反革命」）2. 強盜，3. 綁匪，4. 拐騙，5. 欠債的人等等。他們都是犯國家法律的罪人，但是國家為什麼要罰他們呢？為保護治安。保護誰的治安呢？自然是少數統治階級的治安。這豈不是刮刮叫地治人嗎？不然，警察，憲兵，軍隊，司法衙門等等豈

不是廢物？高先生強把「治事」這兩字安在近代國家的帽子上，做他們職務的標幟，實在有點不解。要說「治事」近代的國家的職務，固然是「治事」，古代國家的職務也是在治事。美國的胡佛，在他的白宮裏接見煤油大王是在治事，英國的麥克唐在他的內閣裏商量壓迫印度的革命，召集帝國會議以解決英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及其本國的當前危機固然是治事，而秦始皇的殄滅六國，漢高祖的馬上定天下，袁世凱的洪憲稱帝也何嘗不是在治事？不過他們所治的事，不一樣罷了，就是說他們所代表的階級與所統治的階級的事務，不一樣罷了。我們再看現在的蘇聯，牠也是個「治人」的國家，也是個「治事」的國家。因為牠的職務在用國家的力量征服

牠的敵人——國內的資產階級大地主；抵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襲，以達到消滅國家的偉大的目的。爲什麼要消滅國家呢？就是因爲他是不平等的有階級社會的必要的產物，絕不是如高先生所謂的那樣含糊的定義。總而言之：古代的國家是封建階級統治農奴，貴族階級統治平民的國家；牠所治的事是擁護貴族，封建階級的利益而壓迫農奴與平民之反抗的事；現代歐美式的民主國家與大資產階級統治工農羣衆的國家，所治的事是擁護大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壓迫工農羣衆之反抗的事；蘇俄式的社會主義的國家是工農階級統治的國家；牠所治的事是保障工農大衆的利益，鎮壓資產階級反革命的事。這不過就牠們本身的職務說，我們並不參加個人的主觀的政

治見解，並且也就是我對於高先生的大著的第一個疑問。

(二)他說：『其實，科學也不過是人類主觀的智識，對於客觀的事物的認識，宇宙間的自然現象，固然都是科學的對相，但是必定要經過人類智識的精密認識，方可成爲科學，總不能說自然現象就是科學。』由此看來，一切科學都是人類主觀的智識，對於客觀現象的精密的解釋。所解釋的是客觀的現象，能解釋的却是主觀的智識。』

(同上書，頁三)照高先生的意思顯然主觀與客觀是有絕對的不同，並且主觀具有鑒別取舍的威權，是不是把主觀抬到高高在上的地位，即主觀超越客觀的地位？若果是的那高先生就是二元論的唯心論者。依我的幼稚見解看來，主觀與客觀並沒有絕對的對立的區

別，即不是一方面是客觀的物質，一方面主觀的精神之絕對的區別，客觀固然是「客觀」，主觀也可以說是客觀，爲什麼呢？我們要問人類的「理想」究竟是什麼一種東西呢？是不是「純爲主觀的玄想」呢？還是主觀也是由客觀即物質的基礎產生出來的呢？若就高先生的高見推去，那主觀就是一種理想，是一種超越客觀的玄想，所以他說：

「自然科學常常以事實（客觀）變理想（主觀），而社會科學却常常以理想（主觀）變事實（客觀），因此，使有人說自然科學是客觀的，社會科學是主觀的。」

但是他同時又說某一派的政治學說祇是時勢的產兒，某一派的政

治學說也是時勢的產兒。所以他說：

「……各時代的政治學說，無論怎樣不同，但都是事實的寫真，並不是抽象的玄想；都是事實上逼迫他們不得不這樣主張，並不是完全脫離事實的空論。」（同上書，頁五。）

他總是徘徊於主觀與客觀之間，即是說，他一方面承認客觀，一方面又不敢否認主觀。他終久是個二元論者，結果就是唯心論者。這是一。他把主觀認做絕對的理想，殊不知主觀所描寫的事實固然是客觀，而主觀之所以能描寫，也是產生於客觀（物質的基礎），所謂「主觀即客觀」（Subjekt-Objekt）這是二。不但自然科學是以事實變理想，就是社會科學的理想，也是由於事實產生的，這是三。高先生對

於這些問題却是陷於迷離恍惚之境，我們中學生自然更是莫測高深，疑團滿腹了。這是我對於高先生大著的第二個疑問。

今天我本想把對於胡適之先生的白話文學史的意見也寫一點出來向你請教，然而實在寫的太多了，明天再談罷。

敬禮。

飛雲。

十月十五日。

五

親愛的學文！

昨天的信今早九時發的，寫到後來疲倦了，匆匆地收場，遂把關

於胡適之先生白話文學史的意見暫且擱下，留待今天再寫。今天下午我和一峯談到這本書，他很贊賞，他以爲胡適之先生自講文學歷史以來，沒有比這本書所稱述的還美備了，他並舉下面一段文字爲證，我固然絕對地和他相反，然而我們正好就拿這段文字做討論的對象罷。這段文字如下：

「歷史進化有兩種：一種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種是順着自然的趨勢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進，後者可叫做革命。演進是無意識的，很遲緩的，很不經濟的，難保不退化的。有時候，自然的演進到了一個時期，有少數人出來，認清了這個自然的趨勢，再加上一種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

的促進，使這個自然進化的趨勢趕快實現；時間可以縮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因為時間忽然縮短了，因為成效忽然增加了，故表面上看去很像一個革命。其實革命不過是人力在那自然演進的緩步徐行的歷程上有意的加上了一鞭」（五至六頁）

胡適之先生這段講文學的歷史轉變的關係，不錯，就他個人說，是他在講文學史以來再透澈沒有的文字；然而他的關於歷史發展的「不但是文學的並且是政治學的與社會學的」觀點的錯誤，也就表現得更充分，更明顯。他對於「革命」與「進化」的解說，可以說，並沒有給我們解決問題反而使問題愈益陷於矛盾，依我的愚見如下，請

你指教：

1. 他說：「歷史上完全自然的演化，可叫做演進；順着自然的趨勢，加上人力的督促，可叫做革命。」這就是說，演進是完全自然的演化；革命是順着自然的趨勢，加上人力的督促。但是這裏要問清楚的，就是胡先生十分小心地在這樣關係重要的文句中所用的兩個「可」字。要照着我們小孩子們原始的論理學的推理說，那演進「可」叫做完全自然的演化，也「可」不叫做完全自然的演化；革命「可」叫做順着自然的趨勢，加上人力的督促，也「可」不叫做順着自然的趨勢，加上人力的督促。胡先生這兩個「可」字太動搖了，太不確定了。這是一。

2. 胡先生說「演進是無意識的，很遲緩的，很不經濟的，難保不退化的。」他又說「這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史，只有自然的演進，沒有有意的革命；沒有人明明白白的喊道：『你瞧！這是活文學，那是死文學；這是真文學，那是假文學！』因為沒有這種有意的鼓吹。」（同書六頁）這就是說，演進是無意識的，革命是有意識的。這話我也有點疑問。人類的現象和自然界的現象就根本說來，同受自然法則的支配。因為人類自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他的思想中樞的腦髓，即是物質之極複雜的構造，然而人正因為有這種極複雜的腦髓構造，又因為他能利用自然做他的工具，創造工具便利他們的生活，所以他的動作是有意識的。牠不但與無生物的演化不同，即與其他動物的

演化也大大不同。依我看來，不但歷史上的革命是有意識的進化，卽歷史上的演進，也是多多少少的有意識的進化。這其間不同的就是量的問題，在演進的階段上，有意識的促進這種進化的力量少，所謂「一齊衆楚」，所以只能各就其力之所及，或明或暗地做那一點一滴的演進的努力，也就和胡適之先生從前主張好人政府的情形一樣。但是到了客觀的要求，一天一天的加甚，人們的物質生活與適應舊社會的一般文化工具衝突的很厲害，先覺之士，洞識機先，起來鼓吹，一般羣衆都感覺到「言我所欲言」的情緒，所以能以由少數人的提倡而深入羣衆，使羣衆起來響應，到了這時，人們要求改革的意識的量大大地同從前不同了，一到量的增加達乎一定的程度，就突

然改觀這就是自然科學上的漸變與突變的原理。胡先生對於這一層似乎忽略了。這是二。

3. 胡先生沒有對於「演進」與「革命」下一個確定的定義的決心，故以游疑兩可之辭敷衍了事，因而他馬上就接着對於「時間可以縮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這種革命，又來一個游疑的判斷，說是：「表面上看去很像一個革命。」照這樣看來，胡先生心裏頭的革命觀又另是一回事，牠並不是「有時候，自然的演進到了一個時期有少數人出來，認清了這個自然的趨勢，再加上一種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進，使這個自然進化的趨勢趕快實現；時間可以縮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那麼，胡先生的革命

觀究竟如何，我們就不能妄猜了。然而胡先生又說：「其實革命不過是人力在那自然演進的緩步徐行的歷程上，有意的加了一鞭。」這又似乎胡先生確實認定「人力在自然演進的緩步徐行的歷程上，有意的加了一鞭」為革命的定義。若果是這樣，那胡先生前面所用的游疑之辭，為「可叫做『和』表面上看去很像」既云表面，當然有不同的內容，是不對的了。依我看來，胡先生屢次所發表的政治見解，他是不承認革命的（至少是不主張革命的），但在他研究文學，尤其是白話文學之實際轉進的過程中，又不能不承認這一革命的事實，但他終看不清革命與演進的「質」與「量」的區別。他不知道革命與演進，不在什麼有意和無意，而是在有意的是增加

飛哥！

六

到了一定程度，即起了質的變化，這就是革命。總而言之，胡先生的革命觀和進化論都不大高明。這自然是我初出犢兒不怕虎的見解。然而在另一方面，胡先生對於整理國故的工作，在他的觀點上，總算建立了相當的勞績。他給我們的將來的文學上的研究，盡了一番搜集之力，使我們節省許多技術上的精力，此功也就不可沒了。你看怎樣？

你的飛雲。 十月十六日。

今天連接你本月十五、十六兩封信。你對於高胡兩人的著作的

批評，具見你返來的進步之大。不過這種問題太大了，絕非我們中學生，尤其是像我這樣的中學生，所敢信口開河的。然而我們中學生不敢信口開河，固然是對於學問上的虛心謹慎，但是我們都是「初出犢兒不怕虎」，也只有我們才敢在這般大名鼎鼎的學者的「老虎頭上」來拔毛，你的勇氣我非常佩服，我的胆子也就大起來了。

高一涵氏解釋國家的話實在不高，你第一條批評他的和責難他的話都是很有道理，第二條所致疑的也是探本求源之道。前一項是政治學的基本問題，後一項不但是政治學、社會學的根本問題，而且是哲學的根本問題——唯心論與唯物論形式邏輯與辨證法的邏輯之割疆分界的鴻溝。

現在一般大學教授，因為受了新時代的科學的權威的震盪，尤其是在近來學術界社會科學的唯物論的思想瀰漫於青年的熱烈空氣中，都得多多少少帶點唯物論的臭味，才可不致被青年讀者所拋棄。高先生我們聞名已久，當然不在此例，他之所以信服唯物論：

「凡是讀過馬克思（Karl Marx）唯物史觀的人，大概至少總可以相信人類的思想，多少總要受物質環境的限制，多少總要相信他那經濟的構造是建築法律，政治制度的真正根基的格言。所以真正配稱爲科學的政治學說，絕對不是憑空結撰的，一定要受社會環境的影響。」（政治學綱要，頁五至六。）

或許有了真知灼見，但他這段話中，我也有幾個疑點：

1. 所謂「多少總要受物質環境的限制」的「多少」究竟是多呢，還是少呢？就是說，一般地說，還是多呢，還是少呢？

2. 若是「受物質環境的限制」的部分少，那牠的大部分又受什麼限制呢？若是「受物質的環境的限制」的部分多，那所謂少的限制又是什麼呢？什麼能脫離物質的環境影響而獨立呢？

3. 馬克思的唯物論的主要觀點是：「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Marx)；這是一；「承認自然的必然性並由是而抽繹出思想的必然性則為唯物論」(Lenin)；但是高先生所說的「凡是讀過馬克思唯物史觀的人」的唯物史觀，我却沒有讀過，我徧詢

各書店都不會買着，這是二究竟不知道高先生所說的「馬克思唯
物史觀」是怎樣的一部書？

4. 高先生既不敢拋棄唯物史觀，又不敢毅然決然地以唯物史爲他的政治學的唯一治學的方法，他於是只得徘徊於二者之間——唯心論與唯物論，即「主觀」與「客觀」二者之間，——動搖不定，然而我們總要追本窮源問一問高先生你的方法論是唯物史觀呢，是唯心論呢？

我曉得高先生一定怡然自得地答道，我的答覆已經具在本書，那我們只得冒犯一句「徘徊於二者之間」，但是結果他只有投降唯心論因爲中立是不能的，我們看康德，赫胥黎，馬赫等等都沒有例

外。

至於胡先生也是和高先生犯了同樣的毛病，講到文學的變遷的史實，不能不承認「革命」，但是他一旦講到抽象的理論，則又往往極力地迴避革命，逃遁到「演進」這一名辭的隱蔽之下，這種矛盾是現代資產階級學者的普通的現象。不過有些資產階級的學者，在他們的客觀的深刻的研究之下，也不得不承認革命這一事實，譬如杜威。到此不能不歎惜一聲：先生終竟比學生高明！胡適之爲什麼不承認社會現象，文學歷史中有革命這一事實呢？根本是在他的社會的立場，更明白地說，就在他的階級的意識，他不承認資本主義的反動性質，他並且不承認中國有資本主義的存在。因爲他一承認資

本主義的反動性與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那他就不能不承認在資本主義未打倒以前，有繼續革命的必要。譬如當五四運動初期他需要反對舊文學而建立白話文學（自然爲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新的需要）的時候，他就大吹大擂地鼓吹文學「革命」，但是社會的現象是相因而變遷的，文學革命不過是社會經濟基礎的變遷在思想上的反映，文學革命接着來的就是政治「革命」，胡先生在初期當然也是贊成的，現在却不同了，所以他就在那兒「弄玄虛」，不但在文學上反對革命論，並且在學問上反對他自己的學問基礎——實驗主義，他前次在上海讀書會（？）裏演說，說是「爲學問而求學問」，你看這個謎豈不是真是個謎嗎？但「解鈴還須繫鈴人」這只有請

胡先生自己來解答。他批評孔墨哲學道：

「公孟篇又說：

「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
 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

「儒者說的是一個『什麼』，墨子說的是一個『爲什麼』，這又是一個大分別。」（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頁一五三。）

胡適之先生現在說「爲學問而學問」或「爲讀書而讀書」

也就和墨子的「室以爲室也」那句話所批評的一樣的不通。這本不是你來信所說的問題，然而却是胡先生之所說常常矛盾的根源。故連帶地說一說。

高先生同胡先生，尤其是後者，對於五四運動中的民主思想，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他們到了現在，雖然還有多少的回聲，却都走着波平浪靜按部就班的步子，遇着上面所說的問題，也只得老成持重，對於「革命」和「國家」抱着「教鬼神而遠之」的態度。不過高先生願意做個「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胡先生則抱着他的牢不可破的見解，——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等等——所謂「人權論」的見解，還不肯對於時政表示十分滿意，這是他們兩人不同的地方。

我現在讀教科書讀得十分枯燥，也和你一樣，常常買幾本閒書看看，倒也有趣，不過有一件事使我發悶，就是現在各書店裏，每一本名著有好幾種翻譯本子，我們究竟是學力淺，不能判斷孰是孰非，擇尤去買，這是一。翻譯的書籍，我們能看得懂的實在不多，這是二。譬如普賴汗諾夫的馬克斯主義的根本問題，以我所知，就有四種不同的翻譯本子，考茨基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有三種譯本，所謂布哈林的唯物史觀有四種譯本，名色雖不同，譯筆自然也有好醜，然而底本只是一個，這使我們初中學生真是無所適從，而我們熱勃勃的求知慾望又驅使我們不能自己，這實在煩悶呵！

以上種種，你有什麼見解？望你快地見教。

敬禮!

學文。

十月十七日。

一

親愛的賓哥！

我告訴你，我今天有一件快活事，就是我的母親今天和我一陣到商務印書館，給我買了一架荒字二號的雙音箱式的風琴，算她在我的生日贈我的恩物，你想我多麼高興！洋錢花掉三十多塊，買了我那心愛的東西，那末，從此以後，我便有歌唱了，有琴撫了，我的胸襟將越發擴大，心神將越發活潑，受用真是不淺呵！親愛的！你想我多麼快活！風琴放在我的書桌旁邊，現在我就在這遠遠地奏一曲給你聽罷。

你聽：

我的財產是什麼？

不是財貨，不是房屋及田畝，

這產不會破，不會闖禍，

不用到銀行出納科。

我不侵奪他，他又不妨害我。

我的財產究竟是什麼？

說起來就是真理一個！

講到真理的原則呵，

是：『人格無限！』『個人全體互愛助！』

我生爲何？

爲個人！爲社會！爲國家！

主義牢不可破！牢不可破！

這種豐富的財產，算我第一個！

好不好聽？我想你聽了一定很快活！我再給你唱一曲可憐的秋香罷，你聽着！你聽着我的琴音，聽着我的心聲。不過這個調子太悲哀了，我每唱時，總覺得有點難過。不唱了罷。等你星期六晚到我家來，我再好好地真正地唱給你聽。最好你撫着琴我唱，或是我撫着琴你唱，或是我且撫且唱，你且和着，那我們快樂地真要飛起來了。我要唱一曲落花流水，要唱一曲國士，你也給我唱一曲行春詞。

千萬拍歌聲，描不盡新紅嫩碧，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

羣鶯亂飛，似曾相識。

有垂楊便有園林，喚人遊歷！

（商務印書館唱歌教科書第二冊）

或是唱一曲道情兒也好，我最愛的是：

老漁翁一釣竿，

靠山崖，傍水灣。

扁舟來往無牽絆。

沙鷗點點輕波遠。

荻港蕭蕭白晝寒。

高歌一曲斜陽晚。

一霎時，波搖金影，

驚抬頭，月上東山。

這個調子，最好吹着簫或笛子唱，並且吹着在明月之下唱，那真要成仙了！親愛的！我盼望着星期六快快到來！

我只愛唱歌，踏琴，一到讀國文，學算學我就要苦死了。那些好管閒事的女生真討厭，她們遇到什麼紀念日便歡喜非常，因為她們又有機會和那幾個男生接近。現在又快到了。下星期又是什麼紀念日，據說她們要大大地鋪張一下。我真替她們好笑，她們教我加入籌備

會，我甘脆地拒絕了，恐怕你們那兒也要鬧這個玩意罷？

祝你的福！

你的碧梧。
四月二日。

二

親愛的碧梧！

你的信寄到學校，不知被那個鬼東西拆看了，我察問了一回，沒有人承認。這些混帳東西，專門幹這些勾當。你以後來信，最好我先給你寫些信封，不要顯出是女子寫的。他們只要一看見女子的信，就會起轟的。

你的生日，母親送你一架心愛的風琴，做爲她賜給你的恩物，這是多麼可賀的事！但是我將送你什麼呢？你心愛的是風琴和手錶，那我就應當送你手錶了。不過我是個窮學生，你是知道的一隻手錶能中你的意的，至少要三十塊大洋。你想，我向那裏去弄這筆大款子？而且我老實說，我縱弄得來，也決不願去買錶送你，爲什麼呢？

你和我要好，當然不是爲的，我能以贈送你值錢的東西，不然的話，那上海地方有錢的子弟多着咧。他們有的是錢，可以滿足那些少女的心願；我自然不敢冒昧，而且也不願冒昧。你平常對我說，說是你和我好，是因爲我爲人誠實不欺，用苦工，可以做你學問上性情上的伴侶，既承你這樣地相愛，我也就不敢自居於下流了。所以你的生日，

我只打算把我所心愛的願終身佩之而不遺的物件贈給你，你該贊成罷。

還有我對於音樂的思想也要貢獻一點意見。我平常固然也喜歡唱歌，然而和你所喜的，恰恰相反。你所愛唱的歌詞，通統是消極的，衰頹的，悲哀的，沒有進取的精神，更沒有奮鬥的勇氣。其中最壞不過的是黎明暉的「可憐的秋香」和商務初中唱歌教科書上的那篇「我的財產」。

少年人的心靈，尤其是兒童期的心靈，是正在生長的時期，同時就是最易於受傷的。現在中國的民族的要求，當然是排斥帝國主義，打倒反動的壓迫階級，使農業工業化，使工業發展，同時使他們電氣

化，使牠們完全變爲國家即社會的公有的財產。要達到這個目的，大多數民衆即工農羣衆一定要取得國家的政權；大多數的民衆要取得國家的政權必定要經過長期的激烈的鬭爭；這種鬭爭決不是心靈衰頹，懷着消極的人生觀的人所能幹的。音樂的作用就在涵養人的性靈，調和人的感情，發揚人的高尚的志趣，鼓勵人的熱烈的勇氣。總而言之，在美麗奇偉，慷慨悲歌，發揚蹈厲的樂歌中給人生培養下前途無限的希望種子——這是樂歌一般的作用。再進一步，代表被壓迫民衆的反抗的呼聲，增進和鼓勵被壓迫民衆的反抗的情緒，描寫被壓迫民衆的痛苦，指示被壓迫民衆的光明的前途。這樣才是樂歌真正偉大的使命。在現社會裏自然不會有這種樂歌，即有

也不會普及。因爲現社會的主權者是不會要牠的，恰恰相反，牠是他的統治權的仇敵。「可憐的秋香」和「我的財產」這一類的樂歌，自然還不值得拿這些話來批評牠。然而這一類的樂歌，確是中國現代一大部分人的社會的生活所反映，這止是就牠的本身說。譬如「可憐的秋香」，牠所描寫的是一個農民的孤兒的悲哀，敘述他無父無母和貧窮爲奴的孤苦，這裏頭自然無意識表現出農村的貧民的仇恨，然而牠太衰颯了，太悲哀了，太消極了，只餘衰颯，悲哀，消極，而沒有前途。這一類的樂歌深入一般兒童的心靈，那真無異戕折他們的生命之苗。不但給在大多數民衆革命的觀點上，這類的樂歌，我們簡直應當把他看做蛇蠍一般，即站在資產階級性的革命觀點上這一類

的樂歌，也應當懸爲厲禁。「我的財產」這一個樂歌，所表現的確是新興的統治者的社會之倫理觀念。這些統治者社會的生命是建築在剩餘勞動力的基礎上的，就是說完全建築在佔有財產權的私有制度上面的。惟其如此，他們總是拿什麼「真理」、「人格」和「互助」、「互愛」這些抽象的倫理觀念來籠罩，即欺騙社會中大多數的貧民。但是他們這些空話，障眼法，最怕的是拿社會中的實際生活來同他對證，譬如說「真理」這一個東西罷，他並不是絕對的在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女子裹小脚「忠君」是中國社會上的真理，辛亥革命以後，這個真理，便完全場台了；在一九一七年以前，私有制度「察爾」制度是俄國社會的真理，但是十月革命一來，這些「真理」便

如秋葉一般都被這種疾風驟雨掃去了。「人格」這個東西也不是絕對的，更不是「真理一個」就是說，封建社會有封建社會的所謂人格，資本主義社會有資本主義社會的所謂人格，無產階級的社會也是如此，又有其所謂人格。割股療親，在封建社會裏視爲一種忠孝，夫死不再嫁或以身殉者，在封建社會則樹華表，誇耀人間，稱爲「節孝」或「節烈」，然而在資產階級社會，此風便漸滅了，在工人貧農的社會裏面，或是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面，這種人格更是一文不值。華盛頓，林肯，克拉曼梭，勞合喬治的人格是資產階級的社會的模範；馬克思，昂格思，魯森堡，伊里奇的人格是大多數工人貧農社會裏的模範；若把牠們異地而觀，便是冰炭不能相容，所以人格也不是

抽象的，也要各帶有牠的階級的特性（這自然就階級社會說話，）不是囫圇吞棗說個人格。至於你所謂「人格無限」這一格言，所謂「真理」我就不懂得其中的奧妙了。本篇所謂「個人全體互相愛助」這一句話也教人糊塗。這個問題，今天沒有時間了，明天再談罷。我自然希望星期日早早到來，我要從你的芳香的懷中得着無上的安慰！

祝你的幸福和愉快！

你的震寰 四月四日。

三

親愛的碧梧！

今天早上趁着早晨沒有人起身的時候，寫了一封信復你。但是丟了一個問題沒有討論，現在是夜間十點鐘，大家都在睡夢中了，我感覺到十分枯寂，披衣起來，靜悄悄地跑到自修室裏，來寫信給你，這時我的靈魂已經穿過空間一切障礙，和你相接了。

「個人全體互相愛助」這一問題，這一真理，也是相對的，就是說，在不平等自由的社會裏這一個「全體」是極有限制的。在這樣的社會裏各個人羣的利害是相衝突，這一人羣——譬如有產者——的利害如利潤，就是那個階級——譬如無產者大眾——的害，決計沒有所謂全體相同的利害，即說全體也是某一個人羣的全體而不是某一個社會的全體。那末「個人全體互相愛助」這一句話，在現在只是欺

騙大多數貧民的哲學的定義。譬如我同你兩個是兩個個人，我們要求全體愛我們，助我們，但是我們就要問「全體」是什麼呢？我們聽慣了「全民政治」這一個口號，所謂社會「全體」難道就是這裏所說的「全民」麼？中國四萬萬人中農民佔百分之八十以上，產業工人數百萬，手工業工人不下數千萬；其餘則大地主，大資本家，軍人，政客，官僚，買辦，商人等等，他們的利害，複雜極了，這個全體怎樣「全」得起來呢？再說「個人」，一個農民和一個地主的利害不同，一個工人和一個資本家的又不同，這一個「個人」究竟是從那一種人羣（依經濟的關係而分別）出來的呢？是站在那一個社會層裏呢？若果是一個工人要求全體的愛和助，則掌權的有產者不贊成；若另一個資

本家要求全體的助和愛，則貧民大眾有覺悟的分子又反對。到了末了，這個全體不過是一個好聽的字眼兒。那末「全體」這一名詞果真沒有偉大意義麼？不是的，不過在「我的財產」這樣社會裏，是不會有的。到了什麼時候才有意義呢？那只有到了消滅一切階級矛盾，即消滅一切階級的大同社會內，才有真正偉大的意義。那時候的人類社會才有真正的全體的利害可言，真正的全體與個人互相愛助可言。現在還談不到。現在一切的事情，皆以財產——金錢——為標準。有財產的人，便是天之驕子，他個人或是少數的人就可代表全體。沒有錢的人縱或佔大多數，也是得不到所謂「全體」的愛和助的。那末，個人對於全體的愛和助又有什麼意義呢？而且這種所謂「豐富

的財產」嘴裏雖說不是「財貨」不是「房屋及田畝」而藉以傳出這種真理的歌聲的工具！譬如你的風琴，沒有三十幾隻大洋，是也不要。看到這裏，這一真理的紙老虎，便不戳自破了！

根據以上種種理由，我對於你唱的樂歌是不贊成的。據說，黎明暉的「可憐的秋香」等歌曲，已由現在的國民政府禁止了，早就該禁止了。不過這樣還是不夠的，因為在現在實在很難得到使我們滿意的歌曲，我們只有高歌着英德納瓊納爾，高歌着少年先鋒！我這樣的樂歌的見解，你自然不贊成，但是我要和你誠意地討論，你願意嗎？

親愛的！

祝福！

你的震寰。

四月四日夜。

四

親愛的震寰！

我們昨天晚上的密談，真解我許多煩悶，不過我於你去後，獨自思量，還有許多意見，特地寫給你，請你告訴我。

1. 你說：「現在的學校中所用的教科書都要不得，」這話我不相信。難道中國之大，教育專家之多，都沒有了一個像你這樣聰明的嗎？爲什麼他們編的教科書都用不得呢？難道這些教育家都看不出他的壞處，偏偏要採牠們呢？

2. 樂歌本是好白相的東西，爲什麼你也牽連到什麼階級不階

級？我看你書讀得呆了，我講你莫怪的話，究竟爲什麼要無中生有地造出階級這兩字來？

3. 卽照你的說法，各學校裏採用的課本都不好，那怎樣辦呢？又向那裏請這一批好人做些你所謂「好」的教科書呢？

4. 卽照你的說法，現在是有階級的，那末，天尊地卑，男尊女卑，有錢的人尊而沒錢的卑，做官的尊而老百姓卑，是自古如此的，所謂命也，運也，又有什麼辦法呢？

5. 你說，人格也有階級的區別，那就是說做强盜要有做强盜的人格，做三隻手也要有做三隻手的人格，這樣的人格也就奇怪了？

總而言之，你這人真有點特別，說話做事總要和人不同，我明天

給你起個名兒叫做「馬不同」，你看好嗎？你真事事與人不同。

你說我的生日送我東西，並且是你心愛的，終身不願拋棄的東西，那自然也是我心愛的，不願拋棄的東西。但究竟是什麼東西，你爲什麼始終不說呢？

下星期日天氣若果好的話，爹媽要帶我們到龍華或吳淞去玩，這算是我們春天的旅行。我今天做了一件新夾袍，就是預備下星期出去穿的。媽媽說，若是你來，我們還得多預備一些點心或菜蔬，我們打算玩牠一天，不回家吃飯，也不去吃館子，因爲館子太貴，所以我們在家把小菜、麵包及其他點心預備好帶了去。我和你及南弟三人擔任搬運食物的責任，那時我們到了青枝綠葉，舖草如茵的郊外，更好

談心了。我知道我的學問太癩腳，不能和你辯論，但是我總要努力學習，或者也可得到一點知識。你不要笑話我，我就愛你了，到那時我就給你一個甜蜜的……！務望你即時回我一信。老實說，你不去我就不快活。

祝你的幸福！

你的碧梧。
四月七日。

五

親愛的碧梧！

我接到你前天的信，馬上就來回覆你，不過三十分鐘後，我們要

上課，這裏只能簡單地答覆你。

1. 我說現在教科書都不能用，這不是那一校，那一地方所用的教科書不能用，而是全國的學校所用的商務中華等等發行的教科書普遍地不能用。這種現象不是因為沒有有學問有知識的人能以編各種適當的教科書者，而是在現在的政治狀況之下，再進一步從根本上說來，在階級的社會的政治狀況之下，要想編一部適合於真正平等，自由，真正德模克拉西的教科書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不是現在辦學的沒有這樣聰明才力的人，乃是他們的階級利害蔽了他們的聰明才力。

2. 音樂本是所謂物類——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的聲音之自然

的和諧。而此自然的聲音的情緒之自然流露的一種和諧，每每地藉牠傳佈出來。這種東西看來似乎有點奇怪，你胸中有了悲哀的情緒，奏起音樂來必定流露出悲哀的音調；你胸中有憤怒的情緒，也必定要流露出憤怒的音調；總而言之，喜怒哀樂的情緒，在音樂上自然而然地會表現出來的。至於奏樂而和之以歌，更足表現各種情緒。但是反過來說，悲哀的樂歌，會使人悲哀，歎歎流涕不能自己；悲壯的樂歌，會使人慷慨激昂，蹈死不辭；淫靡的樂歌，會使人流連忘返，志氣消沉；讚美上帝的樂歌，會使人愚蠢迷信，失了人類開物成務，反抗強暴的本能；歌頌壓迫階級的功德的樂歌，會使人自甘暴氣，永劫不復。這種關係何等重大呵！

3. 並不是我的智識比一般人好，不過我對於社會的關係感覺得真切一點。我用這種觀點來讀現代一切的書籍，考察一切的現象，都或明或暗地發現牠們的社會的經濟利害的背景，縱使你再四聲明反對這種討厭的名辭，然而你的文字中，談話中，行動中，不知不覺地就流露出來了。所以我只是依我的觀點來看，說現在沒有「好」教科書，也可以說，以最大多數的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的觀點來看，是沒有好教科書。

4. 天尊地卑，男尊女卑等等話頭根本不通，只有壓迫階級才宣傳這種偽真理。這種道理都是階級社會必然的產物。這並不是自古如斯的，這更不是命運，那只有是甘做奴隸的人才相信命運，我們是

要打破命運的。

5. 人格的確各階級的看法不同。強盜自然也有「人格觀」譬如他們說，「殺富濟貧是好漢，」「搶財不強奸是英雄，」他們的夥兒裏面，親愛如兄弟，搶來東西平均分配，被人拿獲不供同黨，遇事爭先恐後等等，何嘗不是他們人格的表現？你把人格這兩個字看得太偏了，好像這兩個字是現在的什麼偉人才會有，甚至必如孔老爹、孟老爹才會有，那實在是太錯。其實這些人的人格，若用階級社會的觀點來看，實在是一邊半斤，一邊八兩；或則赤裸裸地說來，盜跖的人格比孔丘還要好點！

以上或許是我個人過激之言，你或許受不住這種刺激，然而我

的性情素來如此，肚皮裏的話是要對知己才說的；你既願做我的知己，當然傾吐爲快。但千萬不要告訴你的爹媽，他們老了，看了這些言語，當然要吃驚的。龍華旅行當然歡喜參加，但我沒有新衣，不能誇耀衆人，恐怕有點不便罷？你以爲何如？

祝你的愉快！

你的震寰。
四月九日。

六

親愛的震寰哥！

你的信中所答覆我的話，我細細地想來，實在有理。我只有拜你

做老師，此刻我就下跪道：「哥哥在上，小妹妹在下，不對，不對，老師在上，學生在下。」哈哈。

你願意加入我們的旅行團，大家都歡喜極了，尤其是我。但是你說你沒有新衣，不能誇耀於人，這不過是譏誚我就是了。我明天把新衣服剪掉好了，不穿牠，誰要穿那倒霉的衣服？望你不要再譏誚我罷。

我近來看紅樓夢看得非常地起勁，昨天一夜竟看了一本，看到「……茗煙鬧書房」和賈瑞見了熙鳳起淫心的第十一回，真是把我笑得肚子痛。賈府的書房簡直是北京的兔子院，鬧得太不成事體。至於賈瑞這個東西，更是不成材，爲什麼連嫂子也打起主意來了？實在這都是富貴之家的黑幕，不過紅樓夢的作者把牠描寫得格外的

「窮形極相」罷了，然而我覺得這本書對於青年男女實在不相宜，譬如叙薛蟠的「龍陽之興」，叙賈瑞的盜嫂，都是誨淫誨盜，若是沒有把握的，一定會因此下流。不過這本書的魔力真大，隨你是誰，只要碰到牠，不怕你不拜倒，不怕你不夜以繼日地去讀牠，比讀教科書，墨經都要熱心十倍。此外我還喜歡讀西廂記。我覺得西廂記比紅樓夢好，因為牠描寫鶯鶯之多情，固然是悱惻纏綿，而寫紅娘之見義勇爲的俠骨熱腸，發揚蹈厲的反抗精神，在紅樓夢中實在找不到這樣一個女子，也找不到那樣生龍活虎的寫法，譬如當紅娘被夫人呵斥時，她便把鶯鶯和張生的愛情經過，侃侃而談道：

「夜坐時，停了針繡，

共姐姐閑談窮究

說張生哥哥病久

咱兩個背着夫人

向書房裏問候。」

這簡直把從前封建時代男女的所謂「禮教之防」輕輕地一筆勾銷，彰明較著地扯起自由戀愛的叛旗，她不但揭起叛旗並且對於嚴守禮教的夫人大興問罪之師，你看他藉着張生的話怎樣地說法？她說：

「夫人事已休，

將恩變爲讎，

着小生半途喜變做憂。」

你看他的話多麼老辣，這還不算她並且赤裸裸地描寫張生的「偷香竊玉」的手段道：

「他道：『紅娘！你且先行！』」

教小姐權時落後。」

還有那不知趣的夫人要問原由，她於是更是盡情發洩道：

「我只道神針發炎，」

誰承望燕侶驚儻，」

他兩個經今月餘，」

只是一處宿，」

何須一一問原由？」

這是從事實方面答復夫人之問。底下則是從心理的現象上解釋她們的戀愛的神聖。她說：

「他們不識憂，不識愁，

一雙心意兩相投。」

這句話的言外之言，就是「婚姻自由」與「戀愛自由」的唯心條件——兩情願意。但是被他說得甘脆爽快。有了這種前提，自然要勸勸老太太道：

「夫人得好休！便好休！」

這其間何必苦追求？

常言道「女大不中留」

這種樣子的描寫愛情，單刀直入，比之紅樓夢的鋪張揚厲要高明得多了。你以為何如？

再者你說你要送我禮物，禮物在那裏？究竟是什麼？我想你的禮物一定是我所最心愛的，快送給我罷。

祝你的福！

你的碧梧。 四月十四日。

七

親愛的碧梧！

來書讀悉，旅行的事我們暫且不談，先談紅樓談西廂罷。因為我對此兩書也非常有興趣，也曾經「夜以繼日」的去讀過。我愛讀西廂，愛的是牠敘述紅娘之有聲有色，卓犖不羣，把婚姻不自由的痛苦，男女愛情之真摯，描寫得如生龍活虎，有時又情致纏綿，這還不算，紅娘不過是個婢女，婢女對於主子，簡直沒有說話餘地，其生死與奪之權完全操之主人之手，這是封建社會奴隸地位之一般的事實，而紅娘竟毅然決然借着小姐的愛情，張生的癡戀，夫人的背約發洩他胸中的積憤，這真是「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不過西廂的情節很簡單，牠的敘述雖然也有許多轉折，但是這好一比，只就一事或人生的生活過程中的一節，盡力描寫，至於四圍關係也極簡單，牠的內容，

依我看來，是在：

第一，反映當時社會一般男女愛情之實際的狀態；

第二，反映當時封建社會對於婚姻之倫理的觀念；

第三，反映當時的貴族對於奴婢之階級的關係；

第四極力寫當時的婚姻專制與主奴階級的最厲害的情形之下所起的一種行動上的反抗。這是此書作者最聚精會神地描寫的地方也是他的目的所在。西廂的作者的胸襟偉大就在此。所以我讀西廂對於紅娘真是五體投地。

在紅樓中，我却找不出像紅娘這樣一個偉大的人物，這並不是說我把紅樓看得不如西廂，恰恰相反。我愛讀西廂只愛讀從賴婚到

拷豔入齣，至於紅樓我却篇篇愛讀，雖然是鳳姐的潑辣，太淫，襲人的順風駛舵，任人擺弄，不能望紅娘的肩背，就是其牠一切一切都是穢德彰聞，包羞藏恥，然而我却讀之不厭，究竟什麼緣故呢？我想是因爲牠是作者把他「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出來」（亞東版頁二）這是他自己的寫真，也可以說他的自白。牠是一部寫實小說，他說：

「……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這石頭所記，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倒新鮮別致（圈點是我加的震實）……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

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兩首情詩，豔賦來，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姓名，又必旁添一小人攪亂其間，如戲中小丑一般，更可厭者，「之乎者也」，非理卽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這半世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觀其事跡原委，亦可消愁破悶，至於幾首歪詩，亦可以噴飯下酒。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踪，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頁四—五）

一則曰，「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再則曰，「竟不如我這半世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三則曰，「俱是按跡循踪，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

那末牠自然是中國一部最偉大的寫實小說了。因爲牠不會『假借漢唐的名色』，不會『開口文君，滿篇子建』，不會『之乎者也，非理卽文』。有人說，『紅樓夢係叙康熙朝之宰相明珠家事，賈寶玉卽明珠子納蘭成德；有人說，『寶玉係指清世祖，黛玉卽指董鄂妃；』有人說，牠是敘述康熙時代（圈點是我加的。震寰）之政治史，十二釵卽指姜宸英，朱彝尊諸人；』又有人說，此書『係演明亡痛史者，以爲係演和坤家事，演清開國時六王七王家姬事者，俱屬無稽。自胡適作紅樓夢考證，以紅樓夢裏所叙的事蹟，與作者曹霑的家世及生平相對照，乃掃除以上諸說，決定此書乃爲作者的自叙傳。』以上一大段的話是我從鄭振鐸先生編的文學大綱（第二十九章頁三七五—三

七六）裏摘抄下來的話固然是不錯，紅樓夢是曹霑的自敘傳，但是依我的意見，我們應該認清此書作者所生長的時代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方不會被作者的神出鬼沒，偷天換日的筆墨所賣。所以我說牠雖不是敘康熙朝之宰相明珠家事，然而賈寶玉的驕奢淫佚，蹂躪女子，確活活地寫出當時執袴子弟之荒淫無度的情形；寶玉雖不是指的清世祖，但是他那席豐履厚，玉食萬方，視人民之膏血，曾芻狗之不如，另一方面，就是說「用之如泥沙，自不得不」取之盡錙銖」深深地傳出當時統治階級之剝削的慘酷，牠雖不是直接地敘康熙時代之政治史，然而牠的內容確是康熙時代即十八世紀滿洲入關以後之經濟的和政治的反映，就是說牠所敘述的是當時社會的統

治階級的生活狀況，至於你所說的茗煙鬧書房與賈瑞盜嫂的事，對於作者似有貶辭，這我却不以爲然。因爲一個寫實的作品，牠的作用就在從牠所敘述的事實裏到某一社會某一人羣（或曰階級）之真實狀況，與夫此一人羣對於彼一人羣之社會關係，又可得於當時社會之經濟構造的上層建築物之一般的或一部分的解剖。譬如我們從茗煙鬧書房一回中可以看出當時達官貴人（貴族階級）的家庭之如何荒淫，如何污穢，因爲小孩子且如此，他人可知；書房且如此，牠處可知。我們從賈瑞盜嫂一事更可以看出當時貴族社會的污瀆。鳳姐是個有名的「辣子」，誰人敢惹她？然而她那種冷容誨淫的程度竟達到了使賈瑞忘却她的尊嚴，冒險嘗試，其他男女間的醜事。

更可想見其不一而足了。這是實情，這是貴族社會，封建社會之男女關係，家庭關係的必然的結果。又如劉老老一進榮國府，便從她眼中看出許多神奇，這就是把活活地鄉村中被大地主剝削，永世爲奴的農民生活與大地主的貴族生活的天壤之別擺在面前。鳳姐一再說他們「不過是個空架子」，「大有大的難處」，然而即此更可想他們鼎盛繁榮時的生活如何富裕，如何奢侈了。榮國府的吃螃蟹，買了「兩三大簍」，共「有七八十斤」，「要是上上下下，只怕還不敷」，劉老老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銀子，敷我們莊家人過一年了！（第三十九回頁七）可見當時不

勞而獲的貴族的生活與農村貧民生活相差之遠了。古人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紅樓夢的這樣深刻，却是西廂記所無的了。然而西廂記並不因此減少牠的偉大的價值，因為紅樓與西廂的作者所生之時代，所居之社會，所描寫之對象，都不相同，都有大小，廣狹，繁簡種種的不同。但是我愛讀西廂，我尤愛讀紅樓。這是我平常對於紅樓，西廂的直覺的感想，本不應發表，然而因為你的偉論，引起我的興趣，故說出來請你指教。我們見面的時候不遠了，再說罷！

祝你的幸福！

你的震寰
四月十七日

再者：你說我不告訴你究竟送你什麼禮物，其實我的禮物已經

送給你了並且現在還在送。禮單如下：

第一，是這顆誠實愛你的心；

第二，是由我的愛你的心上所發出來的智慧——求真理的智慧；

第三，對於平民大眾深切的愛力。

以上三者敢以相贈願你終身寶之，勿或失墜。

又及

親愛的特立兄！

你在做什麼？爲什麼好久不寫信把我？我們在學校時時發生恐慌，因爲閩西，閩南時時有共匪在鬧，當局雖遣兵調將，終於沒能一舉殲滅。我們自然不管這些閑事，然而即在省城，也是無形戒嚴，我們青年學生尤其發生恐慌，因爲軍警和偵探時常或明或暗地光顧，我們也只好過一天是一天罷了。學校等於關門，上課沒有常規，我們在這種狀況之下，簡直沒有出路。

我想和家中商量，下學期到上海來讀書，花錢雖然要多些，然而我想總比在省城這樣不死不活地好，而且我的志向是在把英文學好，在上海謀一職業，若是家中經濟不發生問題，我想進大學學習工科或習鐵路，將來做一個工程師或鐵路的站長，於願足已，我並不想做官，好在現在是民國，大家平等自由，無所謂貴賤，不但你我大家平等，並且五族平等，在這個年頭，只要吃碗安頓飯，穿件普通衣服，就是幸福了。還敢有什麼別的奢望？呢？請你把上海學校的情形大致地告訴我，最好照我下面所列的各件，逐條答覆我：

1. 上海學生是否還和「五卅運動」以前那樣地鬧亂子？
2. 上海的學生是否依然在鬧什麼黨派，終日不讀書？

3. 一般社會的現象是否比我們福建省好？生活是否比我們這兒貴？

4. 中學校每學期大約要花多少錢？

5. 我雖然可以用普通話寫信作文，然而說話還是不大行，進上海學校是否困難？

6. 什麼學校對於我最相宜？

以上諸事均請費心詳細地告訴我，以便我好同父親母親商量。你千萬不要把牠說得太壞，最好能鋪張一點。因為我決計到上海來，離開這不死不活的福州。假使你把上海說壞了，我的父母一定不讓我來。這是不不得已呵！並非我要撒謊。

祝你進步！

張一峯。三月十四日。

二

老張！

你才叫奇怪咧！你的信真教我莫明其妙！爲什麼你在省城過了一兩年，還是和在閩西萬山裏面的老耗子一樣，一點新的氣味都沒有？頂使我不解的就是你對於現在政治社會的常識，中學生應具的常識一點也沒有。我問你「好在現在是民國，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究竟是什麼意思，我真不懂。你是不是以爲現在大家都平等了，都自

由了呢？這才叫「癡人說夢」咧，你莫怪的話，我告訴你，我们都是福建人，我們就拿福建的「舸裏婆」來說罷。她們現在所謂「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時代，還不是依然爲我們這些「漢族」所不齒嗎。這件事並不要我給你費唇舌。我且把上海生活週刊關於此事的一段記述剪寄給你一看，你就會明白你的說話完全是不明真象之談了。這篇記述題名爲「生一世在船上生活的舸裏婆」，原文如下：

「舸裏婆是福建閩江中一種婦女的特別的名稱，她們都是船上生長，生一世都不住在岸上的，所以地方上的人，就錫他這個嘉名。他們男子的服裝和平常一樣，沒有什麼分別，只有女人和平常女子不同：第一，是赤着一雙天足上

岸來走得很快……第二，是把頭髮梳成一種圓椎的髮髻，尖端上掛個銀質鍍金底實心的籃子……第三，是她們只可作水面生涯划船板或是取魚，不准在岸上住的那麼他們的生活，不必說自然是靠着搖舢板和取魚了。但是搖舢板的，船隻必須油漆新鮮，收拾清潔，器具完全：因為閩江中的舢板無慮萬數，雖是專靠着水上交通的地方，那能够天有生意……所以她們的生活也是很苦，吃的穿的固然不好，並且行船時披風冒雨，或是趁那海船到埠，趕先接客……受些艱難危險。至於取魚爲生的，船隻可不必油漆新鮮，也沒有伺候主顧的麻煩，但是得魚的多少也無一定，賣

魚時捐稅又很繁重，那海中風浪的危險，比江裏搖舢板還要加上好幾倍哩！可是這種人裏，雖然生活這樣困難，却很有許多有錢的。記者從前不明白是什麼緣故，後來調查，據說，福建古時未曾歸化中國的時代，是烏豬國的地方，後來漢族征服南蠻，時烏豬人的餘衆敗逃海上，不肯歸降，於是永久不許此輩登陸讀書識字，直等死後繼續埋葬山間；所以這類人貴既不可希望，富却可以強致，平日無限制的節省，到了新年還向漢族人家賀年，得些糕餅和錢的賞賜，集腋成裘，多則抵半年，少則當數日的糧食，如此積聚，久而久之，有了積蓄，就有些漢族裏不長進的，降格向他們貸借，利

率固然最高，而且沒有一個倒賬的，因為漢族素擠這類人不與齒，故無論如何不長進，亦不致於不歸還的。這類人既然有了錢，於是就在溪港邊的空地上架屋做船蓬形，這是古制准其修理船隻時暫住岸邊的。可是他們久假不歸，漸漸變成些小小的村落了。但是究沒有一個用磚瓦蓋屋的，因為造屋必須脫籍，耗費幾十倍於造屋，並且造屋之後，那搖船取魚等事，就不屑再做，必定再用重價購買田畝，耕種爲生和漢族人同化。可是漢族裏些無賴的人，仍舊時的魚肉他，終至於敲詐他的金錢纔罷。所以這類人除掉希望求貴的，斷不肯蓋屋惹害受。在科舉時代，也許一兩個脫籍

之後，隔幾年藉讀書求功名的。這可是千個裏面難碰得的。一兩個。現在科舉已廢了，他們更不想蓋房屋住了。他們這船篷式的屋子裏面也有樓，並且很清潔，外面却很破舊。這是恐漢族人看得出他們這類人的致富方術。差不多個個都是念念不忘的……」

我們從這一篇記述中至少可以看出：(1)現在民族間的歧視；(2)弱小種族得不着法律的保障。那你所謂「……大家都是平等自由」這句話十分靠不住了。你或許要說，我說的「大家」是指着我們中華民國五族共和的大家，那就更糟。我們把現在政治上的情形稍微看一看，這句話便不攻自破了。至於你所問的幾件事，特分條

答覆於後

一、上海學生的情形和從前不同了，這自然是政治的關係。他們大多數自然好像馴羊一般，不敢鬧什麼亂子，除了少數所謂「反革命」外，然而這不過是表面罷了。除一部分要死心塌地預備做洋奴的以外，大都要參加一種黨派（有的公開，有的秘密）；彷彿人們沒有黨派關係就成爲孤立的人似的，有了黨派，他們就非鬧亂子不可，不過暫且還是潛滋暗長的時期罷了。

二、據我所認識的上海學生說，也可以說是很愛讀書，也可以說是很不愛讀書爲什麼呢？他們愛讀的是社會科學的書籍，革命的文學的書籍，總而言之，帶有唯物史觀的立場的批評性的書籍最行銷。

反之他們就不愛讀。在我看來（我也是其中之一）他們是最愛讀書的，但在統治階級看來，那就最討厭，若從他們口裏吐出來的批評，那就是不愛讀書的。

三、一般社會現象也可以說是比我們省裏好得多，也可以說是壞得多。爲什麼呢？馬路之寬大，建築之宏敞，繁華的表面益日新而月異，車水馬龍，風馳電掣，若果拿我們省裏一比，那我們從福州來的人真是變成劉姥姥進大觀園了。凡此種種，皆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一方面的特徵呀。然而另一方面，中國產業衰落，工人失業日多，商人壟斷，米糧奇貴，生活日艱，自殺的，做强盜的，綁票的，（實淫的自然也是一種）只見其多。而且近來因爲政治關係，租界上對於青年學生，

也漸漸注意起來了。

四、普通中學的學膳費，書籍費以及零用等一搭括子算在內，大約每學期要得一百六十元至二百元。

五、語言一層，不成問題，到了上海，久而久之，自然聲入心通，並沒有什麼困難。

六、什麼學校最相宜？這話就難說了。老實說，我們進學校，若是全靠從學校裏的教員那兒販些半生不熟，「陳芝麻，爛黑豆」（這是我學的北方人的俗話）實在沒有大了不得，要在我們自立一方面和一般富於新時代精神的思想家和革命的社會科學與文學接近，一方面和社會最下層的羣衆接近，然後我們才可以在自家的園地

上栽培出有用的花果。所以進什麼學校研究什麼科學要得你來後才能定奪的。上海這一個地方，一方面是極黑暗的地獄，一方面又包含着，孕育着將來極光明的種子，暗示着將來極光明的前途。你來罷。我這信不能不實在的告訴你，另外再寫一封「馬而虎之」的信，封在裏面，這是預備你拿給你的爹爹看的。

你打算什麼時候來？

特立。
四月二十一日。

三

特立兄！

信收到了。我佩服你，我感謝你。關於大家平等自由的話，實在是
我的大錯。因為這是一般人的口頭禪，我聽久了，也就不知不覺地說
了出來。你批評得對，你所寄給我的我們閩江中「舸裏婆」的生活
的記述，非常之有價值。但是記述這種事實的人，他却只有狹隘的民
族觀念和貴族階級觀念，被你一評，却另外露出種種的歷史上和社
會上的階級衝突和民族壓迫的情形來，這是此文作者所不及料的。

上海情形照你說來，實在有點奇特，爲什麼自殺的那樣多，搶劫
之風那樣盛，綁票勒贖那樣厲害？這是多麼可怕的事？而且學生都喜
歡加入黨派，那就一定會鬧亂子，這是不待言之。我不能說這是一樁
壞事，然而我却不敢盲從。在我沒有把中國的政治社會的情形相當

地弄清楚，社會科學的理論相當地弄明白以前，我決不加入任何黨派。上海我一定來，不過我想藉着在省城學校不大上課的閒空，偷工夫讀一點文學書和社會科學書，你可以替我選擇幾部好一點的書麼？但有一層，你須顧及我的程度，就是我向來對於這些東西是不會問過津。茲特由郵匯上大洋拾元，如不敷用，多少請你替我代墊一下，馬上就寄還你。

敬禮！

一峯。
四二月十五日。

四

老張！

信及匯票一張都收到。

上海的情形並不奇特，因為生活困難所以自殺的多；因為生活困難，所以搶劫之風盛；因為社會的貧富階級懸殊太甚，所以綁票層出不窮。他們也會勸人不要自殺，也曾說教道，自殺是罪惡。然而一個人既沒有機會得到工作以資生活，到處碰壁無路可通，又怕做匪槍斃不自殺怎樣呢？這自然是弱者。稍微強梁一點的他們可以做三隻手，然而三隻手是一點自衛的能力沒有的，遇到巡捕，得束手就擒去坐外國牢監。更強梁一點的便做强盜，他們有武器。他們的心理是這樣：我們不能坐以待斃，我們的妻子要吃飯，要穿衣，要有房子容身。小

偷太不值得，只有搶劫稍微痛快，橫豎是死。然而還有一種失業的人，他們的組織力量比較大，手段比較靈敏而狡黠，他們不肯對付小有產者，他們的對象是大商人，大財虜，他們不幹則已，幹則必有巨獲，又有商場的外國電影演出許多匪盜和綁票的活動，寫真爲之指示方法，於是綁票就大行其道了。當局雖日日用嚴刑峻罰以繩其後，然而報紙的本埠新聞上仍然天天都在那記載這種事實。這是階級社會，剝削社會中一種極不良的病態，然而這種病態，在現社會中，任你什麼高明的醫生都不會根本治好的。

書籍我替你買了，不過我沒有工夫親自去買，是托一個書店代買的，除泰東的書五折外，餘均一律八折，茲特將書及價單一併由郵

寄上，並附上社會科學書目兩冊，收到後望來一信，以免懸念。

特立。五月二日。

五

老張！

五月三號的信和書籍一包計十五部收到了沒有？頗以為念。這包書籍第一部分一至四是講哲學方面的，即唯物論方面的書；第二部分五至九是歷史方面的書；第三都分十至十一是經濟學方面的書；第四部分十二至十五是文學方面的書。這一兩年新出版的書籍實在如春花怒發，萬紫千紅。其中以譯本為多，創作甚少。譯本之中，有

的原本本來不大高明或原本雖好而譯文又生吞活剝或詰屈聱牙讀不下去，求其兼備，實在不可多得。至於創作，十九都是口頭筆下鬧幾句無產階級，普羅來塔利亞，武裝暴動等等好聽的詞兒，敷衍成篇，紅樓夢作者說：「開口文君，閉口子建，」這些所謂革命文學也差不多是「開口革命，閉口無產，」你想怎樣不「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呢？所以我現在自己立下一個研究的進程如下：

第一步，以三年為期，預備一般的基礎科學，在這三年中以百分之八十的精力與時間研究外國語（英語與德語，或俄語與法語），數學，物理與化學，以百分之二十的精力與時間讀社會科學的名著，行有餘力，則讀文學的名著，藉資涵養。

第二步，以三年爲期，預備社會科學的基礎，以百分之四十的精力與時間研究各種歷史如人類發展史，生物發生史，地質轉變史，社會進化史，各國革命史，經濟發展史，哲學思想史等等；以百分之三十的精力與時間繼續進修外國語（兩國以上的），以期讀寫兩者完全純熟，毫無阻滯困難；以百分之十五的精力與時間研究思想上的方法論（辨證法的邏輯）其餘的精力與時間則研究現代國際間政治經濟的狀況。行有餘力則讀文學名著以自娛。

暫時以六年爲期，假定這兩步自修工作，第一步是非進學校而又不能專靠學校不可的。第二步可以完全自修，或從一二學者講習，不必進大學，我最討厭學校的教法，牠簡直汨沒了青年的活潑潑的

天才，熱勃勃的情緒。你以爲如何？

特立，五月十三日。

六

老畢！

信兩封及書一包都如數收到，謝謝。書是部部都好；你的讀書的計畫也是頭頭是道。我將來也打算如法庖製。不過總要得到上海來才有辦法。現在學外國語，在中國只有英語最行時，俄、德、法語就很少用處，也很少學習的機會。我想日語還可以學，且必要。第一日本與我國接壤，牠的文化較我們進步得快，無論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都比

我們有根柢，關於這一類的書籍也很好。我打算到上海來先預備英語，以一年到二年爲期，希望能以藉字典之助去讀社會科學的書籍。我明知道數學，物理學，化學是一切科學的基礎，但是算術我一見牠就頭痛，物理化學又不是專憑書本所能研究的，勢必要去進學校，這要等我先把英語學得有點成績再說。我們這些青年現在彷彿是在無邊無岸的大海中似的，幫助你的人簡直是沒有，禍福成敗，生死存亡皆靠着你自己去闖。這個比譬還不對，不是，我們現在是在黑夜中孤行，說是黑暗世界，却也有點微光；說是有點微光，却又處處是陷阱，稍一不慎，便墮落到深深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不然就是認賊做父，指鹿爲馬。什麼大多數的幸福，什麼自由，平等，不但沒有希望能

以見諸實際，而且不許你主張，不但不許你主張，並且不許你研究，不許你思想，恨起來，什麼書都不要看，把牠一齊燒了去，但是又沒有決心，又捨不得，真是煩悶。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非離開這倒霉的家鄉，不可，我必定到上海來，才有出路。

再者：我的阿弟成龍看我買書，也要我買一部書送他，但是他才六七歲，能看什麼書呢？我想只有買一點畫本和歌本給他，或許有點益。歌本我簡直沒有見到什麼適當的，畫本我却見到一部，就是豐子愷的『子愷漫畫』，很有點意思，這是在一個同學的那裏看見的。牠的內容很有點批評和諷刺的精神，我很愛牠，這或許於啓蒙兒童思想有點作用，現寄上大洋二元，請你代我買一部寄來，也算我給我

小弟弟的一種禮物，若果錢還有的剩，請你隨便給我買一本什麼書把牠花掉就是了。

敬禮！

你的一峯。
五月二十日。

七

親愛的一峯！

信昨晚收到，現分三部答覆如左：

(一) 你來信前半所說的讀書方法自然是不錯，然而中間又發起牢騷，彷彿讀書沒有興趣，這是因爲你沒有認清我們對於社會將

來的遠景，你從前以爲政治上馬上有辦法，社會經過某一種勢力，某一種變革，馬上就會把我們理想實現。到了現在，政治上，社會上都不能如我們所期，不如意的事常八九，甚至百分之百地沒有希望，所以你從一百二十度降到零度以下。就是說，你從前是多麼高興，現在就是多麼灰心。其實這是錯了。一來是因爲你平常只讀書，不留心社會上實際生活的情形，聽見幾天沒頭沒腦的荒唐鬼瞎吹一頓子，或則是看見人家什麼宣傳品，鋪張揚厲，你便以爲大同之世轉眼即到。二來是你把事情看得太易了，你想社會的形成不是一天就如此的，是有其深深的自身的歷史和廣大的全世界的關係，如何能一舉手一投足就可以澄清一切？我自始就沒有你從前那樣的高興，我也永

不會有你現在的灰心；我雖也喜歡讀書，但我絕不死板板地相信書本，我是把實際生活做爲我的研究的對象，書本只不過是參攷而已。不過你不要誤會，以爲我讀書是馬馬虎虎的，恰恰相反，我是絲毫不肯放鬆的。

(二) 上海固然是好，然而我們的家鄉也不是絕對壞；我們家鄉固然是壞，然而上海也不是絕對好。就拿你研究學問比罷。你以爲非到上海不可。不錯，上海爲全國並且全世界交通的樞紐，世界上什麼樣千奇百怪的事情都有，就是新的文化事業，譬如出版界罷，也是羣集於此。然而要曉得，上海的社會（其實不止是上海而是全國）的兩種勢力暗鬪非常之厲害，一方面，是國際帝國主義所領導的勢力，一

方面是國際反抗帝國主義的潮流。前一勢力有精強的武裝和完固的法權充足的物質力量與各種籠罩一切的組織，另一潮流，自然也是從前一勢力必然地孕育出來的。牠也會在五卅運動一露其色相，在五卅時期大顯其身手，現在牠却在潛藏的時代，他的精神只反映在出版界裏面，或有時在勞資衝突中一洩其春光。你現在到上海，若不從實際上深刻地分析這一包羅萬象的大社會，那你就要被牠擲在五里霧中，那你就會只看見大中華飯店的酣歌曼舞，南京路上的車水馬龍，黃浦江中的戰艦鏖鏖，和法國公園中的鶯聲燕語，總而言之，那你只有墮落，墮落到深沉的海底，才可以做人上人。所以我的一個先生說，欲升諸天者，必先墜諸淵；欲升諸九天者，必先墜諸九淵，就

是形容上海的社會真象。然而我還是勸你到上海來，因為我們是站在上海社會之另一極端的，我們有我們的精神，社會關係絕不會為那歌舞、車馬、戰艦等等所變，不但不為牠所變，並且我們要從牠們的核心裏，轉變牠們的靈魂，所以我們要在牠們中植下基礎，非學習牠，研究牠不可。

(二)談到豐子愷的漫畫，我也看過，果然是好我也很喜歡牠，但我所說的好，我所以喜歡牠並不是如俞平伯所說的什麼畫格通於詩（子愷畫集俞平伯的跋）也不是因為牠是「蕭疏淡遠」和什麼「疏朗」、「粗率」（同上）更不是如獨叟所說什麼「不思議境界」（子愷畫集獨叟語）而是因為牠有許多幅表示出對於現

社會的懷疑和批評的精神，提出許多現社會的根本問題。如（1）東洋與西洋（子愷畫集頁四七）、（2）教育（同上頁四八）、（3）畢業後（同上頁四九）、（4）檢查（同上頁五一）、（5）伴侶（同上頁五五）、（6）Painter（同上頁五八）、（7）除夕一與（8）除夕二（同上頁六六與頁六七）、又如（9）同車（子愷漫畫頁七四）、（10）編輯者（同上頁八四）等等都是對於現社會的很好的批評並且很有反抗的精神；自然我們對於牠不能滿足，却是在現在一班所謂畫家中的「應世畫」（吾無以名之）中，總算是使我滿意的了。你竟也能「垂青」到牠，令人可賀特遵命各買一冊（子愷畫集與子愷漫畫各一冊）下餘幾角錢我給你買了一部胡適的人權論

集書到即請回信。

敬禮！

特立。
六月一日。

八

老畢！

書和信都收到了，你真熱心，又是長篇大論，拜讀了，拜讀了，自然獲益不淺，不過我也有點意見，就是你把豐子愷的「漫畫」未免抬得太高了，我不過買給小弟弟玩玩罷了。那曉得你大發揮而特發揮起來，那豈不是可以做我們的課本了罷？這是一。

一峯！

六月十二日的信，我到今天才能復你，因為我害了一場大病，臥

九

胡適先生的言論，我們早領教過了，他說來說去，無非是那一套，什麼言論自由咧，平等咧，除此而外，他能給我們什麼啓示呢？我實在懶看牠。不知你有何高見，這是二。

以上兩個問題，我所不解，幸有以教我。

祝你的健康！

你的一峯。

六月十二日。

床十幾天，幾乎你我不能見面了。這兩日才稍稍好些，所以特振作精神復你的信，勞你久候了，對不起對不起。

你來信所說兩個問題，確實很重要，我們不應當放過，現在竭我的半解一知，答復如下：

(一) 豐子愷的漫畫，雖然其中有許多表現兒童的天真爛漫的心理的描寫，但是我們不能因此便說牠只是『小弟弟玩玩罷了』的東西，就是我們青年學生都應當把牠拿來賞鑑一下，研究一下，批評一下。譬如我所提出的十幅都不是小孩子所能領略到的；如：

(二) 東洋與西洋，牠所表現的是封建社會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之相形見绌，表現東洋奴隸於西洋，表現帝國主義壓迫東方弱小民

族，落後國家，表現國際資本主義統治了中國，並用牠的資格較老的，就是說壓迫最久已養成十足的奴性的奴隸（印度阿三）來監視（巡捕）中國人。

（二）教育。牠表示出現代的中國教育爲模型教育，就是統治國家的少數人用他們主觀的成見和他們少數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觀點來製定教育方法，把一般青年都造成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思想，就像塑匠用一個模型塑泥孩子似的。譬如基督徒的教育模型就是虔誠地信仰特權勢力，替特權勢力欺騙勞苦羣衆，說服勞苦羣衆。封建社會的教育的模型是宣傳貴族的祖功宗德，養成農民及一般人民的等級觀念，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夫尊妻卑的觀念。現代資本主義

社會的教育模型是宣傳財神爺的福音，宣傳勞資合作。

(二)畢業後。牠表示現代社會的智識階級青年在現制度下的恐慌，沒有出路。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牠的產業發達，社會組織日益繁複，需要多量高等技術人材與理論人材，組織和管理人材，於是廣設大學一批一批地選出來，終之產業發達因歐戰及殖民地工業興起遇到了阻礙，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工業遂有普遍地衰落現象。如英國失業者三百萬，德國失業者逾四百萬，即世界公認的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阿美利加也有五六百萬失業的，於此就可以證明這些失業者中間，不僅包含着受過普通教育的工人，並且包含着受過專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專門技師或大學畢業生。他們除了一部

分做了資本主義這一架大機器中的各個機件以外，還有一大部分沒有職業。日本大學畢業生要找一個每月二十元的生活都是難乎其難。然而這個問題只不過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問題中之一部分而已。

(四) 檢查；(五) 伴侶。這兩幅用意略同，亦可以互相發明。我從前不懂得中國許多古代名臣的奏議或信件中「願效犬馬之勞」究竟什麼意義，自從我看了子愷漫畫以後，才恍然大悟，恕我不多解釋了。

(六) Painter。牠表現現代中國的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寄生國際資本主義之下的現象，就是上海及內地各處極普遍的現象。

「當」字描寫到「當」的形狀，加上塗者那個身軀，權作一覽，恰好是個「常」字，下面有許多昂首高望的貧民，活活地繪出一個社會一般貧民「當者其常」的現狀。

(七)除夕一。(八)除夕二。一個是形容富裕之家的主婦，烘着煤爐拋着小孩子，歡天喜地地等着過年，一個是面前放着賬簿，到了夜間十二點鐘，點着蠟燭，抱頭拿悶，這也是現代社會制度的矛盾呵！

(九)同車。這也表現東方的勞苦羣衆正是受着加倍苦痛，加倍的壓迫，服着加倍的勞役。有錢的人是用鈔票或銀幣與金幣去兌換，勞苦的羣衆却用他的勞力去兌換。照常理（？）說，婦人是該有點「仁心」的，然而她們竟忍心兩個大人抱着一個孩子坐在一張車

讓黃包車夫去拉。老張，這才是社會的不平咧！

(十)編輯者。這是表現現在所謂代表民意和輿論喉舌的真實狀況。新聞記者、報館的編輯人，拿着自由棍，坐在沙法椅上所得到的新聞，當然是宦場中的新聞，達官貴人的新聞，所代表的民意，自然也是有錢有勢人的民意，做他們的喉舌。他不是民衆的「編輯者」，而是另一方面的編輯者。他不能到民間去，爲民意代表，而且他也不願。因爲那末一來，就沒有沙法椅坐，也不能那樣弛然而臥地在大報館的編輯室裏坐着，他要在地下室裏吃苦頭的。這是起馬的生活。

以上所說是子愷漫畫集對於現代社會的根本懷疑，且具有深刻批評的精神。這不過是我研究子愷畫集的個人的推敲，

至於作者下筆立意或未必如是，然而我們曉得，子愷漫畫確是外國資本產國主義卵育下的中國新興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一班自由思想家，人道的社會主義者的思想的反映。子愷先生的主觀雖然不是自覺地要深刻地暴露現社會的罪惡，但他不描寫現社會的真實現象則已，若描寫現社會的真實現象則客觀上必然要暴露出現社會的罪惡，而得出異常嚴重的結論。

至於子愷漫畫的「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臥看牽牛織女星」一直到「惜別」，「留春」，篇篇都有詩意，自然也是美不勝收，但這是所謂詩意的美，必然是要詩人或是有閒階級的人才可以有。

這種安閒的歲月來玩索牠，可惜我們不能。

(二)胡適的人權論集，在你看來，固然不值得什麼，以為現在要看的書，只有什麼唯物論，辨證法，社會哲學等等，才有一讀之價值。這在你接近世界的新思潮一方面說，是對的；然而從另一方面看，是不對的。因為我們求學問的目的要單純，要嚴正，就是要以辨證法的唯物論的觀點為依歸，然而研究的範圍，當然要兼容並包，要多方面的。不但站在唯物論的辨證法的觀點上的著作要研究，即反對唯物論辨證法的觀點的著述也要研究。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所陶鑄出來的學者，他們據有非常雄厚的物質基礎，科學工具，有些地方我們要從他們那裏學來，況且有些政治問題為「言論自由」，「出版自由」。

「結社集會的自由」不但是大多數民衆的急迫要求，並且是自由資產階級的要求，胡適的這部人權論集就是證明這一事實。因爲胡適的人權論集不是他個人的對於時局的意見，也不僅是代表他與他同調的小 Club 的意見，而是代表中國自由思想的資產階級的對於時局的政治要求，不但胡適的人權論集應當研究，假使我們根本問題認得清楚的話，那就比牠再右的著作，只要牠是代表一部分社會階級的政治意見的都應當研究，因爲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實際生活裏研究學問你以爲如何？

特立。

六月三十日。